

清容居士集 附札記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容居士集

附札記

(六)

袁 樵 撰

#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六

## 開平第四集 壬戌

至治二年三月甲戌改除翰林直學士。四月乙丑出健德門買小車臥行八日至開平舍于崇真宮。有旨道士免扈從宮中閱無人聲。車駕五月中旬始至書詔簡絕僅爲祝文十三道。悲愴感發一寓於詩而同院亦寡倡和率意爲題得一百篇。閏五月上幸五臺山以實錄未畢趙史院直學士還京是月丁巳發癸亥還寓舍五月灤陽大寒閏月道中大暑觀是詩者亦足知夫馳驅之爲勞隱逸之爲可慕也。六月丁卯朔摘敘。

端午日繇車中抵開平客中三度端陽愴然有懷。

居庸昔日逢端午。子規聲聲勸歸去。舊歲灤陽萬壽宮。九節菖蒲泛瓊醕。今年車中飽掀簸。盲風北來雨如注。沙坡馬鬣高下迎。土屋魚鱗先後附。舊家松篁百尋碧。蒼蘊花前石榴樹。停車俛首不得語。鄰牆簫聲雜鼙鼓。勞生得意同蝸牛。奮臂卻行等蠅虎。

崇真宮闕無一人。經宗師丹房。惟蒲苗楊柳感舊有作。

雙斛青蒲苗。中庭綠楊枝。門鎖碧窗寂。徘徊心不怡。辛勤四十載。逢辰構崇基。寒日淡無華。朔風助之悲。想此鸞鶴侶。長嘯悟成虧。往昔玉局翁。言罷白雲隨。懷賢感夙昔。悼念成涕洟。夜夢忽邂逅。掀髯歌紫芝。



閒閒真人未至

崇真觀裏獨徘徊。門鎖蛛絲燕子猜。玄度來遲愁欲絕。爲憑白鶴寄書催。

舊歲端陽與王吏部同客灤陽因成七言奉寄

舊年同飲端陽酒。擊鉢聯詩日未斜。我戴夫須重出塞。君飄蹤躡獨留家。雪花帶雨催前馬。草色連空趁後車。萬里功名頭竟白。張騫何事苦乘槎。

寓舍玄卿舊住今歸龍虎山書壁言懷

明玕出海見奇姿。價壓連城賈客知。往歲曾爲大鵬賦。今秋且作小山詞。黑頭好景傳杯樂。白眼長年按劍疑。君去我來同此榻。雁回何處寫相思。

五月八日雨霰

黑雲轉飛蓋。晴空落珠丸。急響遞疎密。跳跟杳無端。仰視烏輪光。粲粲不可干。陰晴界南北。咫尺分寒暄。蛟人有暗淚。乘陽湧冰瀾。又疑天女下。百琲隨輕紈。采之不滿把。瞬息何彌漫。東牆古楊枝。含思碧雲寒。留取宛轉花。伏日爲君看。

開平昔賢有詩片雲三尺雪一日四時天曲盡其景遂用其語爲十詩

茫茫廣漠區。屈曲層城建。昔云水雲陂。伐木嚴築鍵。寒沙雜軟草。其下有冰片。雙龍赴魏闕。雲氣時隱見。巍巍中天居。百里見行殿。

唐皇極睿算。憂邊罷從軍。種松八百里。壁畫疆理分。立象有定數。後王策奇勳。千車昂頭來。萬竈生墨雲。天險尙莫恃。人謀安足云。

曉日出東門。寒光靜相涵。黑雲何方來。玉妃爲之驂。頃刻變昏晝。陰晴常日三。宸居逼象緯。熒煌斗司南。世儒窘六合。鄒子成虛談。

義和當中街。重裘慘顏色。詢彼住冬人。封戶雪踰尺。松煙暗疎箔。羅坐圍丈席。南鄰時相通。北門恍未識。冰天與火井。受地各有職。

近山如雕鞍。遠山如削鐵。涓涓落黃流。嗚咽恨未雪。坡陀下前坂。颯爽萬境滅。馬嘶不肯行。沙寒草如苗。氈廬峙前岡。一一望初月。

鵝鵝帖雲飛。下懼鷹眼疾。空墟無鴉棲。壞穴見鼠出。楊枝尙斂色。吐絮朝伏日。羌巴雜蠻獠。異服狀非一。風土諒不同。刪述在史筆。

煌煌千賈區。奇貨耀出日。方言互欺詆。粉澤變初質。開張通茗酪。談笑合膠漆。憶昔關市寬。崇墉積如錚。梯航際窮髮。均輸乃疎術。

城南水沮洳。飲之不盈七。遠汲沙水甘。客云汝縱恣。客竟遭河魚。投以百金劑。簞瓢乃真空。飾情果爲累。狙公解朝暮。不復計三四。

亭亭芍藥枝。朱明勝春時。金蓮與墨菊。兄弟相等推。陽豔深摧藏。後秀真奇姿。盛時匪自棄。願與松柏期。

有客同爾心。臨風結長思。

皎皎三伏日。沈沈九秋天。雷鳴過牀下。月出在樹顛。手持五采筆。直侍虛皇前。大以書龜圖。小以傳瑤編。綸言廣聖澤。載歌千萬年。

南望

急靄輕雷五月天。旣船手把趣裝綿。燕山南望十三驛。紅杏枝頭別有天。

天鵝曲

天鵝頸瘦身重肥。夜宿官蕩羣成圍。蘆根唼唼水蒲滑。翅足蹙曳難輕飛。參差旋地數百尺。宛轉培風借雙翮。翻身入雲高帖天。下陋蓬蒿去無跡。五坊手擎海東青。側眼光透瑤臺層。解條脫帽窮碧落。以掌疾攔東西傾。離披交旋百尋袞。蒼鷹助擊隨勢遠。初如風輪舞長竿。末若銀毬下平坂。蓬頭喘息來獻官。天顏一笑催傳餐。不如家雞柵中生。死守免使羽林春秋水邊走。

李老峪山水深類先公墓田左右悠然白雲之思

積翠發層巒。恍然家山圖。陰竇水屈曲。古樹雲扶疎。是時月新出。歸雁飛躊躇。疑我久離鄉。問我今何如。云昔所種松。靈籟吹笙竽。總角守庭訓。六籍師鴻儒。幸以鉛槧勤。三入承明廬。風景果有似。舉目諒不殊。信美非我土。誓言敢終渝。

偶成

午雷嬰兒聲。晚月大士面。頃刻備四時。陰晴足千變。空齋襲重裘。塵壁委團扇。昔爲居養移。今愧筋骸倦。  
龍峯石

劫風吹沫孕玲瓏。度海鞭霆駕六龍。聲合八音驚俗耳。重均九鼎動天容。空庭露冷珠璣綻。阿閣雲開錦  
繡封。匝匝金蓮隨地擁。似催夜直佩璫璿。石下皆金蓮花。

子規詞三首

不如歸去。君家南山松萬樹。我欲送君歸。憐汝歲上潒陽路。

去不如歸。江南春深筍蕨肥。筍蕨肥。子苦飢。見子手持一片冰。下馬坐看白雲飛。

歸去不如。我是蜀王魄。化聲呱呱。君不歸。請看錢塘雪浪千尺帆。踏歌起舞去復還。

盧彥威與余同爲待制。下世已八年。覲行院題名舊跡。感愴寫情。

長髯黑髮佩鳴珂。嗜飲常持金叵羅。詩豔欲追長吉製。詞新深愛小蠻歌。鳳池聯轡情偏重。鸞鏡重粧病  
已魔。彥威再醺一  
日。卽病以終。題壁淒涼悲二妙。元公近亦葬山阿。

元復初學士。舊歲同官集賢會。于上都。改除翰林學士。見其飲酒數十觥。倍常時。今年以疾卒不起。  
覲行院題壁。爲四韻以挽。

慷慨論交二十年。深慙經術荷推先。龜趺林立毛錐秃。麟筆星垂汗簡傳。直以曠懷招側目。肯於凡品說  
齊肩。舊聞蘇李曾生別。行院重來倍泫然。

潘景梁學士同。在集賢。朝夕與余論宏詞源委。後俱罷去。新政肇更。皆得復入。舊歲同會上都。景梁還都。不一月下世。僕忝入翰林。過視草堂。有感。

鑾坡清切平生志。粉省烏臺謝不能。嘗除尙書行臺侍御。皆不樂。意在承旨。夜剔蘭鐙書葉亂。凍呵鐵硯墨花凝。蟻穿九曲誰傳授。蠅化枯枝果變騰。欲說玄機吾豈敢。碧天雲黯喚難應。

客舍書事八首

客景真愁絕。淒涼倍舊年。草穿沙觜縮。雲住屋頭偏。竈冷廚煙溼。窗低簷霰懸。畏寒難出戶。盡日得高眠。日永空庭淨。清齋罷煮茶。無羊誰閱市。有客共思家。巷近逢歸馬。門閒數過車。衰年行六十。那得老風沙。愁極吟肩聳。塵深望眼迷。屋隨冰上下。山趁雪高低。乾酪瓶爭挈。生鹽斗可提。日斜看不足。踟躕共扶攜。蟾影穿窗矗。龍光拂席流。淒清三伏暑。淅瀝九秋天。水惡停泥井。冰堅宿瓦溝。年年游上國。那識望鄉愁。問俗過閭里。淒涼說住冬。凍瓶粘在手。暖扇縛當胸。雪急籬條響。風高櫓柁鬆。寒更傳警夜。飛騎急憧憧。禁堞防危石。官衢漾淺沙。犬能搜兔窟。馬解避駝車。童翦青蔬甲。僧分墨菊芽。飄零堪慰藉。小雨墊烏紗。宿霧成疎雨。寒蓬捲細塵。雲飛疑到地。草長不知春。香几蜂喧密。寒房燕語真。白頭關塞外。猶作未歸人。燈影微微焰。鍾聲隱隱清。歸鴻天際度。去騎月邊行。久客心無着。微醺夢易成。攬衣中夜起。北斗正南橫。

視草堂四詠

視草堂前月。淒清十倍秋。銀河斜處響。玉斧暗中脩。隱約娑羅見。微茫顧菟流。霓裳端可補。願入廣寒游。

視草堂前雪。飛花具四時。老疑潘鬢重。舞覺沈腰羸。妙合絲綸巧。功調鼎鼐奇。虛皇瞻咫尺。願賦玉京詩。視草堂前雨。飛空萬象新。隨龍下膏澤。滌穎布陽春。靈霖能生物。霑濡不受塵。巫山空有賦。難作楚王臣。視草堂前日。傳宣趣制詞。藁裁初刻上。朝罷八磚移。烏御行黃道。龍光暎玉墀。薰風生殿閣。小立獨多時。

華嚴寺

寶構煒煌接帝青。行營列峙火晶熒。運斤巧闢攢千柱。相杵歌長築萬釘。殿基水泉湧沸。以木釘萬枚築之。其費鉅萬。雲擁殿心團寶蓋。風翻簷角響金鈴。險知帝力超前古。側布端能動地靈。

贈華嚴長老二首

四年上國扈金輿。燕處高齋得起予。篋寶寸珠光不老。爐存片雪色相如。抱琴有意傳流水。擊拂無言指太虛。二十里松親見得。塔中古佛白毫舒。華嚴洞下宗常游四明太白。禮宏智塔。宏智相傳古佛再世。

丈室蕭蕭畫掩扉。蒲團不下得忘機。塔前菊本先春種。門外楊花伏日飛。句落珠璣禪客誦。象嚴金碧梵王威。知余猶是青山伴。話盡斜陽指翠微。

書邢遵道二父家傳

蜚聲秀采動時賢。書帙如山酒似泉。已恨人間雙壁化。共誇身後一蓼傳。藥囊有底陰功滿。詩卷相輝盛事全。會見門楣成晚秀。瀛洲委佩接羣仙。

贈寫真修生

丹青妍醜世間形。碧眼看天畫未成。夢覺已傳商相似。神閒能寫趙郎情。沙場燕領愁中樂。客舍鳶肩暗裏驚。彩筆閱人頭漸白。長因眸子識公卿。

贈李道士

高安李道士。貨藥繞灤城。竹杖常隨手。茶甌與解醒。住冬饒活計。聽雨話平生。欲說前朝事。年深記不成。

行路難五首

桑乾嶺上十八盤。赫日東出紅團團。迴頭平田樹如髮。北去沙石何彌漫。青帘高低知客倦。勸汝一杯下前坂。馬蹄護鐵聲琮琤。帖石朱欄列危棧。度嶺林昏泊官驛。冰湧虛泥踰五尺。馬行猶知泥淺深。重車沒蹠路莫尋。

松林巨木官採搜。千斧斫根膏液流。翠旄離披仆巨壑。百谷震動狐狼愁。大車以載牛馬喘。歷蹙淩深不能挽。車頭挂紙齊聲呼。一步一移日將晚。經春踰夏來京都。雕梁繡柱天人居。錦茵花磚淺深護。歲久不知行路苦。

昔聞萬迴僧。空中轉足如飛鷹。又聞麥八百。側徑迴旋去無跡。牙牌校尉夸快行。急裝一日來京城。人言脰中有肉燕。衛雲蹠電那能名。古云行路難。今作等閒看。君不見明王坐朝疲心思。日行天下人不知。金谷園頭土如酥。瓊花琪樹凝流蘇。文鴛顰磚藻影動。飛鳳團礎雲光腴。紫絲步障三十里。百和生香交旖旎。美人羅襪不動塵。匝匝金蓮隨步起。須臾急騎圍四隅。瞬息突兀生寒蕪。綠珠危樓百尺墜。行路之

難卻成易。

弊裘蒙茸蘇季子。兩足重趼行不已。一朝佩印何纍纍。列鼎腥羶夸國士。班生遠出玉門關。被甲夜度隨黃間。飛沙擊面燕頰失。晚望落日思生還。書生守株燈火勤。終歲不通南北鄰。一朝安車入關內。老不能言願求退。

### 賣薪行

老兵縛薪穿市賣。雙手如龜布衣壞。低頭望日南階行。背負槎牙北風殺。大車輪困小車聚。我薪不如一抔土。黃公壚前煙霧高。揮手相譏不相顧。暮歸置薪眠土屋。望月清歌聲斷續。丈夫窮達會有時。買臣懷章人始奇。

### 視草堂歲久傾圯述懷二首

視草堂前草木青。微臣三入鬢星星。壞牆雨透蝸生角。舊竈泥深菌露釘。深恐雨鐘催曉箭。獨聽寒殿響風鈴。堂堂諸老冰漸盡。病叟應歸種茯苓。

昔時壽俊佩踰躔。人物於今似眇然。倚馬誰憐才獨步。屠龍端信技無全。頒冰伏日金奩重。賜果薰風綺席鮮。可是虛皇疏顧問。玉堂舊事少人傳。

### 翰林故事莫盛於唐宋聊述舊聞擬宮詞十首

禁鐘初動趣傳宣。衣袖薰香到御前。漸近宮門扶下馬。內官分引導金蓮。

御筆圓封草相麻。龍牋香透擁金花。儀鸞勅設庭前候。賜酒方終更賜茶。  
制草塗鴉未敢刪。內璫宣引侍龍顏。已分筆格金蟾滴。更賜端溪紫硯山。  
春帖分裁閣分多。宮娥爭餽纈綃羅。青絲菜併銀盤送。幡勝新題墨旋磨。  
文思如泉涌墨林。屏風院吏不須尋。舊時內相諸孫在。猶有當年掃閣金。  
入院聽宣席未溫。賜金已向案頭存。故事入院傳旨畢賜葉金十兩始草制清晨上馬還家去。內出黃麻付閣門。  
清馥香溫酒玉脂。祝文已撰報都知。夜來奉旨傳丞相。五朵雲濃押省咨。  
天孫夜度玉潢清。內托銀盤湧化生。秋思未多團扇在。擬題宮怨月分明。  
盤鵬暈錦是冬衣。鴿炭初生酒力微。聞道邊臣風雪苦。口宣臈藥布皇威。  
贊書謄副節樓前。筐篚盈庭邸吏傳。深恨葫蘆陶學士。受渠犀玉索金錢。

書懷

曉來重纔避風簷。午着輕羅更上簾。可是炎涼隨世態。病多時節要抽添。

五月二十日甘雨如注江南呼爲分龍雨

平疇龜拆禱龍君。百頃青黃兩界分。匝岸已霑三尺雨。隔溪唯見一川雲。  
誰家襪襪涼如水。此地祇禡火欲焚。共道神功有南北。老農元不廢耕耘。

五月廿六日大寒二十二韻

地界幽都正。風傳委羽來。陰機堅積沍。空竅起荒埃。炎帝辭施設。玄神擅展裁。氣疑翻溟滓。勢欲壓恢台。北戶嚴雲結。中街宿霧霾。睫流驚炙轂。吻咽訝銜枚。野曠狐歸穴。林荒雀下臺。趁虛人瑟縮。走驛吏徘徊。舊篋裘頻索。殘爐火易灰。當陽紈扇棄。薄暮酒尊催。牛喘猶瞻月。龍藏敢挾雷。曉吟肩峭直。午睡髮毵毹。絺綌聊增襲。簾帷莫浪開。鼎溫延上客。竈煬集羣孩。烏認南枝宿。駝鳴北路回。次寥河漢接。慘澹雪霜堆。重甲身僵仆。銖衣說詭談。已知鄒子的。更覺杜生哀。澤國朝曦赫。畚田溽雨催。鴻鈞陶石爍。金鑑煮冰摧。舊俗慙卑窘。新聞騁博該。廣寒今已到。姑射不須陪。

御天門聽詔

大樂出端門。金龍日正暾。千官齊跪聽。萬姓列行屯。親衛周廬列。王徭尺籍存。侍臣頭已白。宣室願陳論。

露立

空庭露立意茫然。簇簇飛雲萬馬旋。擬變清涼成佛國。不教人喚四時天。

喜吳宗師至

飛鶴馭空來。春濃洞府開。燈光爭夜月。磬韻起春雷。玉斗朝雲禮。金門就日回。的知仙桂種。玉斧更深培。

食杏有感

筠籠賜杏得嘗新。一一如拳醉臉勻。準擬重尋舊門館。空庭繫馬燕飛巡。

寄王繼學吏部

青春王吏部。東閣久相陪。聽雪聯詩送。看花竝轡迴。如何千里別。不寄一書來。拂拭題名記。深知吐鳳才。

皇城曲

堂堂瞿曇生王宮。幼年夙悟它心通。梵書未覩口已誦。底用城闕窮西東。淨居老人幻境異。故作恐怖生愁容。世間習妄了莫喻。要以神化開盲聾。歲時相仍作游事。皇城集隊喧憧憧。吹螺擊鼓雜部伎。千優百戲羣追從。寶車瑰奇耀晴日。舞馬裝轡搖玲瓏。紅衣飄裾火山聳。白傘撐空雲葉叢。王官跪酒頭叩地。朱輪獨坐顏酡烘。蚩氓聚觀汗揮雨。士女簇坐脣搖風。人生有身要有患。百歲會盡顏誰童。西方之國道里通。至今生老病死與世同。

天童山圓上人遠來開平訪華嚴以舊詩求題

三尺枯藤一卷詩。五千里外訪相知。鄉音未改眉毛在。曉過嶺西聞子規。手探驪珠顆顆圓。清如秋月獨當天。舊棲太白寒禁得。更上開平擬過年。

題信上人手書

南湖涼觀碧芙蕖。屢見臨池曉日初。一去天台隔生死。重來應寫梵天書。

客舍四詠

孤雲

膚寸出巖遲。亭亭大雅姿。肯因風共去。獨與月相隨。似絮飛無着。如山立不移。崑岡有片玉。歲晚話深期。

孤燈

寒燄出房微。前山尙落暉。酒醒光耿耿。鍾定影依依。蜨夢疑方化。螢流竟不飛。廿年長作客。獨照合玄機。

孤雁

舊日江湖伴。多因塞北分。身單追暮雨。翼冷帖秋雲。肯向蘆邊宿。還應枕上聞。沙洲增繳滿。不是故離羣。

孤鶴

絕頂看秋月。星沈萬象奇。難隨黃鶴侶。獨與白雲期。野性便金洞。清聲徹玉墀。山中王子過。時一聽參差。

次韻圓上人

大荒沙漠境全真。平楚天低絕見聞。此處無愁誰會得。琵琶一曲問昭君。我家鄴水望江神。君住鄴山半嶺雲。同向天涯作行客。定知猿鶴有移文。萬解千言任所之。一花五葉總牟尼。九龍峯鎖難分別。會見芙蕖長玉池。

次韻華嚴賀李彥方除監察御史

秀采寒光敵楚金。詞鋒能繼九州箴。鳳池舊直驚人海。烏府新除表士林。甄紹家聲真素業。簡牘民瘼是丹心。華嚴蓮社相期遠。應許遺民得共尋。

彭法師禱雨有感

神京歲歲春夏交。乾風捲塵喧四郊。銀潢清寒不可挽。火磑燥露焚鳥巢。廟堂憂惶走羣望。桂酒跪瀝陳

牲穀飛雲虛無恣強魅。古澗偃蹇專幽蛟。拾蜴旋舞破甕缶。髣髴作形糜蕞茭。或夸巫言擊長劍。或騁梵語鳴銅鐃。老彭之孫赤松派。尸坐直欲鴻濛包。深知天水本一炁。山澤妙感窮義爻。三元上章給鳳札。九淵投簡驚蛟綃。大青小青各受令。旋轉急注搜巖坳。初疑飛繒蔽雲頂。恍若銀竹穿林梢。鳥衝沈冥舊栖失。虎度泥淖前林咆。迺知至道在瓦礫。芒刃不缺須良庖。皇皇真宰燭萬類。神運溥博民同胞。前驅招搖後玄武。朱冠鐵騎森旄旛。精誠相通顏咫尺。聾瞽未識徒譏嘲。白頭太史詎妄記。願以彩筆窮模描。

近爲盧真人作桐柏山賦以舊賢四詠復令賦詩次韻

雙闕高蹲仙境分。深留絕頂獨耕耘。雞啼流水村非遠。犬吠隔溪人始聞。翠蔓滿林俱上藥。黃雲封戶總回文。層霄笙鶴須臾見。不用談空李少君。

王子乘鸞八極周。參差吹徹此淹留。縱山未信雙轡遠。滄海端如一羽浮。碑聳蛟螭擎雨露。賦鏤金石閱春秋。莫言劉阮歸無跡。政與寒巖二子游。

遠瞰神山接海潮。羣峯匝匝翠周遭。漆書舊字開蒼蘚。金鼎寒光映碧桃。瀑濺花香疑過雨。風回松吹似驚濤。昔年曾說玉靈寶。冷笑人間有二毛。

雷起平田過雨腥。居民猶說老龍靈。泉流洞口疑鍾乳。月落松間照茯苓。琴罷忽驚人換世。丹成深勸客延齡。仙翁久作朝元客。贏得瑤壇滿鶴翎。

再次韻

門首穹碑字八分。寸田尺宅勸鋤耘。雲歸古洞疑無着。雷過前山似不聞。磨石旋風空世劫。梭溪織水起寒紋。年年秋月層臺上。髣髴虛無下帝君。

堂堂王子憫宗周。不住緱山此地留。玉髓定將金篋貯。滄波能使羽觴浮。絳桃帶雨飄紅雪。翠樹停雲起素秋。絕頂銀盤宮闕爛。不須更向紫霄游。

夾山松瀑似秋潮。老鶴調雛日一遭。欲與雙成同勸酒。卻嫌方朔強偷桃。草沿碧澗千年藥。雪釋瓊城百尺濤。聞道玉蟾三度到。通明金骨舊皮毛。玉蟾或云在羅浮未化。

久食青精厭世腥。無心折草總通靈。望雲岸幘招歸鶴。滴露濡毫傳負苓。峯頂丹成真九轉。洞中棋罷已千齡。嗟余猶是征塗客。四上開平數雁翎。

### 上上人游開平回四明

圓帽方袍上上京。看山碧眼雪分明。南來白雁先秋去。我輩無情合有情。

### 成君輔廣濟堂

車馬填門日不停。刀圭上藥已通靈。應須重作鐵門限。坐見堯民壽百齡。

### 內宴二首

寶勒猩纓雁翅屯。錫鑾款款奏南薰。珠冠簪翠千行列。雉扇交鸞五采分。宮漏解留黃道日。御爐能接紫霄雲。漢家天子空英武。置酒爭功始考文。

樓殿沈沈曉日清。靜鞭初徹四無聲。桐官玉乳千車送。酒正瓊漿萬甕行。肯以駘峯專北饌。不須瑤柱詔南烹。先皇雄略函諸夏。擬勝周家宴鎬京。

伏日

伏日車中閉。炎蒸不自由。轉旋疑病酒。掀簸似驚舟。山色隨眸轉。溪聲着耳流。艱難吾敢讓。猿鶴故山秋。

龍門

君恩八度過龍門。眼見蜿蜒守黑雲。漠漠沙田荒礫滿。空將霖雨一溪分。巨靈何日擘雙門。千古英雄底死論。落日碎金寒澗裏。銷磨猶是僕姑痕。

戲題開平四集

開平四集詩百首。不是故歌行路難。竹簟暑風茅屋下。它年擬作畫圖看。

奉題開平百首詩後

王士熙

玉海雲生貝闕高。騎鯨人去採芝遨。灤江一夕秋風到。瑟瑟珊瑚湧翠濤。

# 清谷居士集卷第十七

贊

劉敏叔畫八君子圖贊

五季橫潰。萬姓阻傷。剗舊布新。赫日蕩光。變通維時。君臣爾詳。丕顯韓王。應運斯翔。佐帝立極。肇服衆國。銷兵弛財。邦本茂植。獨相十年。黎獻安謐。弼達雍容。不撓厥色。百壬肆妖。喬嶽漂搖。智深如谷。終止且消。金滕天開。軒冕以朝。簡在帝心。王勳日昭。燕尾之眉。貫玉之姿。炳靈丹青。庶或類之。

右韓王

堂堂魏王。龍章鳳質。天實生之。以佐王室。射策玉墀。慶雲耀日。中外踐更。執德惟一。西陲釋騷。將弛卒驕。往綏爾戎。薄陳武韜。濯以清泉。釋其煎熬。入秉國鈞。衆味畢調。不懾不渝。迄康皇圖。取日虞淵。登于天衢。朝野罔知。繫王明謨。危疑之際。以身調娛。兩宮熙熙。萬姓于于。桓圭赤舄。清廟配食。於鑠厥勳。千古罔極。

右魏王

赫赫潞公。不震不動。威以服戎。寬以濟衆。宏淵雅譽。磅礴肆著。蚤年登庸。具正百度。貝盜斯興。命公于征。振旅霆發。不日以平。國財未殫。抗議省兵。激懦抑貪。朝廷清明。以德報怨。以爵爲勸。強虜效貢。卻立改觀。名倡九牧。進善無倦。四朝師臣。邦家之珍。委蛇兩河。如松如椿。燕頤淳厯。紿背輪囷。何以比之。永古蔑聞。

右潞公

儒以稽古。酌時斯正。用非所宜。祗益其病。在漢懿侯。治守清淨。惟爾荊公。行修于躬。耽精古籍。慨想遐風。懷寶陸沈。患莫己逢。激而翹之。以達天聰。高配五帝。差視七制。廷議籍籍。斷以辯毅。復古之志。與帝俱銳。發政累名。公是喪朋。晚歸鍾陵。惘兮愼兢。蹇驢空山。悟彼愛憎。矯矯貞姿。涅而不緇。吾將疇依。爲學是師。帝宇永清。文治斯舉。取青媲白。眩巧闕嫵。末派橫流。獨手莫禦。弊極斯反。誰受天祐。篤生歐公。鴻碩之宗。鼓以雷霆。驅以雨風。如日之明。如川之東。肇正古始。四方攸同。獎善矜屹。英俊滿席。彼有未至。憂見于色。補袞之功。其繩則直。以退爲完。以佚爲安。高風邈如。審象以觀。

右歐公

任當其誼。三褫無畏。用不展志。好爵斯避。允顯溫公。爲世張弛。執中秉德。享帝活國。熙豐紛紜。朝有姦慝。歸臥洛師。纂緝載籍。元祐之初。大矢厥謨。稂莠旣深。百穀未敷。畀成于天。力疾以除。佐佑王室。公心如日。獨樂之園。以迂自佚。生無榮養。歿有餘泣。深衣幅巾。天骨嶙峋。中有至道。不以示人。唯誠與敬。千載如新。

右溫公

岷嶷之山。扶輿綱縕。誕育至英。絕類離羣。溢爲江河。乘爲風雲。高絕俊穎。探賸炳文。承明邇英。紬思運精。聘轡以行。華夷是驚。蹇蹇匪躬。上通帝靈。才以貶官。謗以長名。播遷徼荒。百虐寇攘。繕性養神。彌介彌剛。

盤桓南歸。百神從行。誰謂巨浸。一葦以航。瞻彼德容。春陽秋霜。燭然方瞳。如犢初生。切雲戔戔。野服蒼蒼。往代莫從。鑒茲耿光。

右蘇公

汙汙修水。誕弘文明。維太史氏。穎敏之功。由彼岐嶷。揚譽上京。服襲瑰瑋。綜覈文藝。剖析幽翳。謝鮑前驅。屈宋擁簪。玄言逍遙。夙昔超詣。正宗江西。斂衽嗣裔。廁身著庭。正氣果毅。筆者未成。削者已繼。秉畀濁流。孰怨孰尤。不怛其化。心君天游。精神滿腹。瞻望不足。烝烝孝友。猶在眉目。清塵高風。曷其有終。

右黃太史

祝道士龍贊

靈砢砢。三五一視若存。水神立。玄爲光。高原粒。天門開。靈受秩。

墨竹贊二首

墨以韜智。玄以御柔。淪焉雲興。脫兮凜秋。寥寥天標。下爲嵒嶺。執茲混沌。函三爾超。乘剛庸升。實志勿驚。比焉暈亨。烝徒繩繩。纒者如偃。若佩而組。墨卿司玄。謄汝于堵。

子昂集賢眞贊

審中聲。以比磬筩之音。證墜簡。以啟載籍之蘊。承明三入而不居。江海一麾而無慍。遺世而深憂。盡言而寡尤。壞瑋萬物。金石橫流。敷文太微。慶雲瑞芝。超然巖壑。寄於筆翰者。吾猶以爲杜德機也。

張廣微金書陰符經贊

遐哉古帝。握契眇綿。沌沌混混。超天地先。執靜御動。茲爲坤乾。虛九藏一。書圖弢鈴。範圍包絡。佐理密堅。氣母受要。納息以傳。泥金著文。其曄玄玄。鋒淬穎脫。乘雲大圓。

雲中龍贊

握玄機。騰八荒。儋雲中。闔以彰。九九合。下土光。返珠淵。終智藏。

龍贊

御乾入坤。萬靈嫫姚。止水飛立。迴旋上朝。神后布令。蘊薩默逃。功成返淵。重玄以韜。

又

玄雲嘯氣爲母。騰靈湫。匿星斗。握以機。數九九百穀。□□有。

太上授經圖贊

混元希夷。空洞眇綿。方圓緯經。言孰可宣。憫彼世醺。述玄五千。紫雲升空。重席九筵。跪坐受聽。萬神參前。研幾察微。如珠善淵。德爲之初。道迺自然。

辛稼軒畫像贊

妖雛殂江。八方沸騰。手提模糊。仗義南興。閩越荆湘。是鎮是繩。智名勇功。蔑如浮雲。讒屢尼之。耳若不聞。聲裂金石。湛厥心君。運有南北。孰言一之。時有未完。矢詞窒之。卒全其歸。莫能躓之。帶湖維居。喬木鬱新。

目光背甲。佩兮振振。審象式瞻。宛其不泯。

仁廟御書除官贊

於赫仁考。御龍中天。追琢王度。左右惟賢。思索俊髦。嘉量達權。稽古九官。匪曰敝遷。嚴嚴秩宗。維直且清。佐理大政。宰士是程。皇畿廩穰。具瞻靡輕。率彼緇流。出納糾繩。八柄馭臣。首爵以貴。或超或常。執管淵思。昭哉雲章。銖黍莫置。勿私以恩。不悅其媚。番番老臣。卒秉國鈞。山立陽明。如歲之春。帝賓于天。執簡涕淪。虹光徹檻。萬億日新。

至治丞相眞贊

以元勳開國之孫。佐大明麗天之主。肩一德以正人心。集衆思以清庶務。玉絜而彌溫。山立而有度。審象以觀。斯爲太平之宰輔。

又

階符耀騰。河嶽炳靈。冥生上相。秉鈞以成。儼兮德容。袞衣葱衡。山立其威。玉絜其清。陟降帝所。翼翼是承。帝曰相賢。佐我治平。雲龍從類。鼎鉉利貞。懋昭顯功。象于丹青。於赫寶璽。虹光爛明。用永厥藏。詔爾雲仍。

英廟御書開經偈贊

時爲皇太子

日升咸池。五采耀騰。昭徹水涵。濁垢斯澄。維彼寸穎。執一貫萬。鉅纖受形。莫測其變。驪珠陸離。光被寰海。允符龍圖。昭示億載。

自贊

幼承父師之準繩。壯緝文獻之淵懿。守先天之中爲初心。究三聖之易爲一致。氣弱而詞愈卑。學疏而用益疑。寥寥兩京耳。受目接者。不能紹傳。吁何可言。

王承旨畫像贊

於赫乾運。天造耆武。肇敏王公。綦飭皇度。越于江濤。率圖籍以朝。秉直在庭。不激不雕。矢辭瓊琚。風舒霰消。益之以甘雨。濯其嘉苗。佐理翬思。敷繹靜規。民甫息瘼。勿煩以疵。懿德沄沄。如山出雲。有聞無聲。爰澤後昆。珮玉義冠。審象是傳。之問之美。百世弗諼。

王叔能眞贊

心清而行全。守廉而益堅。不汲汲於利達。專丘壑以自完。若是者五采不能以傳。至若爛爛方瞳。藹然孝悌之實。發于粹容。人知其爲臺閣之秀彥。蘊經綸而猶未盡其用者也。

自贊

訥文詞而三直承明之廬。拙騎射而五游朔漠之域。居安以窮犧爻之變。比事以糾麟經之釋。至於見幾歸田。服恬淡而守貞白。識者謂爲知止。而獨慊然猶以爲有形迹也。

馬元帥眞贊

養恬而智無遺。息機而事能應。贊黃閣弗居其功。坐烏臺獨守其正。制變於劇郡。若郢人之斤。鎮戎於大

藩若秦王之鏡。服芝朮以養年。將見安車造朝。守規隨而樂清淨也。

### 瑞檜贊

老子之道。以恬泊真靜爲根本。而其嚴靚清密。非窮極壯偉。不足以爲榮觀。故所至丹牒土木。與浮屠氏相埒。殊庭廣寬。候靈旂於致祠之際。尤加嚴焉。四明玄妙觀。構寶殿。倣南城之長春。法式具備。主者呂法師。顧瞻中唐。作而曰。茲不可不加竦肅。手植蒼檜。列若幢節。厥土墳剛。風潤雨濡。膏脈日起。旁達蒼鬱。連累相承。泰定三年春。正月中。澣上聳結爲鳳冠。觀者林立。考諸釋檜者曰。乍檜乍柏。一枝而能屢變。唯檜爲然。觀是則知釋者之非妄矣。或曰。厥今聖天子嗣位。歷更上元。洋洋乎盛德。覆被動植。疊瑞重休。四方承畏。不敢以獻以告。而祝釐儲祉。道家者流。有所不得辭讓。迺繪爲圖。以光天之休。爲之贊曰。

檜檜在廷。三光炳靈。膏涵干膚。湛其晶熒。化爲鳳雛。珥冠儀刑。乘風鞭雷。上于帝青。曰有德者祥。茲爲利貞。爰祝萬壽。九垓永寧。

### 雷氏龍吟琴贊

爲閔思齊作

四田八日。用疑於神。攬之也深。養之也淳。風生於木。莫窮其聲。比物引類。錫茲嘉名。杳杳變化。雲升雨澍。戛如銅盤。茲其爲作者之助。

### 吳閒閒真贊

德不形。禮爲翼。熙熙沖靜之神。侃侃孝友之色。籠古絡今。其詞知雲。佐理以無者。智淵而若存。朝承袞龍。暮撫松鶴。心徹九九。坐石盤礴。是所謂養其尺宅。守玄以生白者耶。

仰山熙禪師眞贊

蜀僧曇簡。以文詞振林下。繇是東南學者。翕然師之。育王觀禪師。才辯繼其學。弟子熙公復繼之。有詩名鳴咸淳間。試嘉慶圖詩。禁中定爲第一。余獲見于淨慈。植節刻行。言語若冰雪。欲以蜀學廣其徒。後歸隱仰山。以逝。其嗣隆教師祖瑛。以遺象從海上。請余贊。迺爲贊曰。

心之精神。繇言以宣。匪事琢雕。合於自然。維師集思。泉湧雲溢。億萬森列。復貫以一。蜀學日淪。志士是惜。瞻彼肅容。以楷以式。

南湖入法師眞贊

目穿書林。心超義海。體用不違。功斯十倍。審多岐之亡羊。悟忘筌以得魚。追琢其詞。不浮不蕪。外嚴內熙。蕭然野鶴之姿。斯其成祖庭之羽翼。絕塵世之樞機。

定水源禪師眞贊

持律以攝心。習教以聘辯。語默兩忘。微旨益闡。薄飯一盂。福不稱其德。至於據席握機。颺回電激。誠禪林之準式也。

雪厓吳法師眞贊

雪厓吳法師。飭身制行。道流所尊企。弟子呂虛夷請贊。

長齋以養年。持敬以籲天。若雞抱穀。如珠守淵。望之山林。卽之瑤瑋。知止葆靜。合太古之淳龐。夫如是。逍遙乎白雲之鄉。

### 箴

#### 存悔箴

天君亭亭。巖石永貞。執樞維機。莫我敢膺。鈎聲割名。如蠱如螟。微焉髮毛。戰兢是承。謂善實繇小。而過不在大。雷以鼓之。艮以配之。合動而復。繇靜斯會。昔顏氏子。悔實莫可名。箴人司箴。敢告司局。

#### 遵誨堂箴

肅肅祖父。誦戒孔昭。宜惟矩衡。匪矜匪憍。式瞻里門。養真簞瓢。何棧題岌。肆其夸驕。金縢玉毀。迄用不紹。巷有居人。燕嘔曾髻。右觴左饌。以遊以遨。何白首高位。顧影號咷。伊堂旣深。亦具室奧。偃躬徐行。慨焉焄蒿。戶冊崇崇。陟降以悚。於乎後生。勿夢夢是從。爰繹具訓。敢告嗣宗。

#### 貞一齋箴

昭哉森著。鉅纖受形。順天之樞。執動以承。尸居者誰。不震不隨。謂珠藏於淵。主靜是師。太虛無體。曷思曷爲。聚爲物均。散爲返真。由感以遷。若火之燎原。在昔夸父。逐日走僂。鑒觀河圖。繇是成數。成復捨之。厥數愈具。庶物漫漫。若冰斯泮。固而斯應。迺事之幹。絕仁棄智。望道彌渙。必寂爾心。必完爾神。箴人司易。敢告。

靈君。

誠求堂箴

肫肫者仁。婉婉者儒。彼儒不言。容動斯具。以食爲喜。以啼爲怒。感匪物遷。執司昭先。黜思絕爲。迄全其天。揣知者誕。矢激滋遠。順陰保陽。若執玉以裸。太素烟煴。至靜無垠。見之猶龍。望之如雲。猗儒守醫。曰曾氏子。言邁于京。戶冊是視。

銘

復庵銘

弁陽老人周公謹父。卜終老之丘於先中丞公墓左。築室其上。揭名曰復庵。謂其故人子袁桷曰。復反也。反諸其本也。聖人作易之義深矣。余取斯名也。厥有旨。昔太公表東諸侯歸葬於營丘。禮以謂不忘其本。余家故齊人。雖南徙吳興。而其遺禮三世猶守之。自余失仕居錢塘。非有酣篆之樂而忘其歸。不幸而不得歸者。勢也。今老矣。苟終無所歸。則於復之道奚取。抑嘗推死生晝夜之理。其變無窮。反身而觀。虛一而明者。物莫能禦。則茲丘之樂。殆與造物者去來。而莫窮其所止也。子爲我暢釋而銘之。銘曰。大明麗天。隱於崑崙。晦冥有時。以全其根。海氣騰溢。爲雲爲澤。吐奇滋生。復反故壑。嗟彼昏氓。睢睢涼涼。齒髮日化。莫知其鄉。馳車羊腸。倒戈蟻垤。少夸老衰。運往一跌。維子周子。心君天游。顧瞻松柏。肇謀菟裘。峯迴泉渟。虎伏馬立。鬱爲斯丘。不龜以吉。煌煌先德。如珠在淵。旣揚其輝。終闕其妍。盤桓斯丘。豈不念歸。

三返晝夜。以爲德機。伊復之道。其微如芒。磅礴一氣。變化以彰。原本稽中。是則是象。謹獨內觀。動靜交養。他年逍遙。駕風御雲。匯爲江河。炳爲星辰。其來無趾。其去孰止。爲善是嗣。貽于孫子。

### 君子齋銘

大裘無華。完玉不琢。飾美自將。其實愈落。善不可爲。名不可近。恕以養仁。敬以崇謹。謂我獨賢。於德彌損。八表同雲。一決終債。謂世實賢。睢盱孔憐。肥遯斯恥。卻行乃前。人我之道。弭節兩忘。汝不我瑕。我不汝望。煌煌嘉名。揭茲戶冊。希賢是求。探蘊觀蹟。盤旋九州。俯仰千古。發矟淬鋒。門轍戶屨。君子之泰。君子之和。永言銘之。以宴以歌。

### 澄心齋銘

大梁劉君彥清。佐鄴幕。清淨畫一。希蓋公之道。逾月而治愈簡。及暮而人莫能議。噫。使佐天下。由是道也。果何病。今世汨汨然外治者多矣。神明粹精。交蔽而愈失。其於內也。蓋不暇。夫虛明之體。絕慮而求者非正。或者謂老氏之說近此。因屏不復取。今劉君以澄心名齋。動靜交用。有合於聖人之說。四明袁桷因銘以廣之。

存神內觀。形不能以久完。刻意外治。氣由是而彌衰。水煩土敝。維物之災。人爲物靈。其道安在。內不可穢。外不可悖。湛然長存。於物何類。故操尺寸之智者。成尋丈之失。勤錙銖之功者。獲倍蓰之益。御天地之一氣。持陰陽之兩端。吾見其清而不介。絜而自全也。

雪房銘

錢塘孫道士構雪爲房居江南度不能久得北如京師將遂焉久之復越居庸以游始固有之迺屬袁桷銘銘曰

養絜沮洳其變莫渝納明屋漏其神莫究執天之宜允成德機機可轉不可緩緩則懼懼無以據窮髮之北以儀以則爰謹視之毋怠毋慝

崇真觀鐘銘

治吉金構坎離爲氣用震以時深則安安迺旋鎮無極億萬年

朝陽堂銘

焯彼曜靈光融曲阿翼翼玄黃絜其鬱華究觀厥功構精沈澗若轂斯伏若珠斯潛內陰以藏外遲以進含施無垠執斗憲運衆瞻嘉明企而則諸言升于岱昏旦允殊丹流金騰下土若昧竦心惕思怠曷可悔嗟哉夸父競不救暍大聖維姬慎茲明發爰與爰處寸測短長少耄勿荒永儀朝陽

藏書室銘

六學鴻烈代天昭明精思纂微辭以立誠匪事於言不文奚宜析理日繁直致衍傳謂默足以通絕其知聞敬焉執持誠焉孰存趙郡氏蘇崇其書楹剖抉雲章緯經有程靈根湛虛服習粹精廣以觀萬約以守一迎之莫尋倚兮不躡仰止元聖學海彌溢

極高明齋銘

謂天穹隆。環於九泉。謂日陽靈。始於虞淵。邈焉具瞻。荒忽漫漶。銖黍立鈞。億萬以正。行遠陟遐。跬步攸定。維先聖彝訓。大賢是證。理一分殊。等級辨分。不博以求。孰爲彌綸。不約以觀。孰歸其根。積小斯高。用晦斯明。罔有僭差。是準是繩。戶冊孔昭。爰矢厥銘。

九思堂銘

虛中實中。圖書之紐。實以分殊。虛以一受。理原於初。思曷爲九。於赫玄聖。分言爲中。上由體生。下應景從。維李氏子。受訓倥侗。戶冊孔昭。執玉靡墜。數窮於玄。陰陽以類。則皇極之言。罔有偏陂。

淵靜齋銘

爲蒙道  
士作

猗鉤盤。審鯢桓。蜀叟蒙拱以觀。愜無極。視晏溫。默雷聲。守縣縣。珠在宮。白神環。時旣至。乘風搏。



#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八

記

## 慶元路鄞縣學記

學昔授受緒絕。空虛固陋之學。淪於人心。言理者。人人殊師。記問者。質而不化。詞章。篆刻。決裂六藝。糜爛而不可救。師儒有憂之。據道德性命之要。毫分縷析。鑿鑿乎其不可相紊也。繇是士得以一其視聽。皇王之道。復興於千數百年之後。可謂盛矣。世祖皇帝混同區夏。崇學校。定國子學。成憲皆東南儒先。而朱文公所說。咸取以爲經史模楷。於是窮微絕域。中州萬里之內。外。悉家有其書。然而急近功者。勦取其近似。以爲口耳之實。天人禮樂。損益消長。切於施爲。所宜精思而熟攷者。一以爲凡近迂緩而不講。至於修身養心。或相背戾而不相似。則緣飾儼默。望之莫有以窺其涖際。夫明絕學。以承先聖之統。可謂難矣。弊生於苟易。守其說而湮其本。將不勝其弊。載籍極博。莫嚴於五經。教人之法。莫詳於三物。揚子雲云。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惡夫晝也。鄞舊有學。王文公安石爲宰時。延會稽杜先生醇教之。學者輩出。至大二年。郡大火。學燬之。主邑之學曰孔文雋。董儒金始建講堂禮殿。未及完而去。皇慶二年。三衢姚熙載實來。是歲天子下科舉詔。同知郡事吳郡張侯某。顧瞻陋蕪。首曰。其何以稱上意。迺率郡官而助之。邑令梅君遇春。丞簿龐君滋。范君祐。咸曰。吾長於是。茲役曷可追。嚴工庀程。戒隸業者。咸輸以佐。閱二年。夫子像成。侑從

有敍。門廡庖庾塗牆繚繞之屬。堅密精粲。學宮之制。完且具矣。姚君迺曰。鄞號多士。昉杜先生。宜作先賢祠以祀。鄞士之興。其自今始乎。嘗謂學校宮室殿謁。循行風俗之使者。未嘗不督厲修繕。獨教法未定。雖聰明自任。猶不敢高下以議。今明詔四出。郡侯首剋其原。姚君又能推本前人尊師之旨。深有所寓。桷雖官朝廷。因姚君之請。知張侯之美。遂以學校之弊。首敍其說。庶幾吾里秀士。強敏自修。詢耆哲篤行。於顯微內外之實。文質交資。上承詳延。將以復乎昔時之盛。則姚君之闡微。其意深矣。庸刻于石。願有以俟焉。

鄧山書院記

粵若古儒先。各以方國所尊。祭于學社。自漢而降。定孔子祀。餘悉徹廢。今百年來。始有事于先師。其居邑講習治官游衍之地。崇闡相望。或者病焉。夫氣流六虛。神而存之。聚者易推。遠者難窮。聲音笑貌之感。若將企焉如弗及者。理有在也。合吳越楚蜀之地。咸尊以師。惟朱文公。世祖皇帝。一海寓。定胄子學。取文公訓。註爲學制。郡縣益遵守。而祀於江南者。復得推衍。大德二年。四明趙壽家儒科。慨然請于朝曰。伊吾祖鄂州善待。從文公游。今天子興是學。願割田別居以祠。而名曰鄧山。事甫下。趙氏卽世。七年。三山林德載氏奉命祇事。屋毀弗稱。旋辟田沒不可問。覈故整圮。實完實成。奠薦齋明。陟降儼肅。賓老佐祭。侯伯合餞。又三年。俾繫其事于石。袁桷曰。維我四明薦紳先生。辨釋著微。實相表裏。源同流分。塗殊轍一。合私而惡異。標榜之弊也。炳然彝訓。理何外焉。學以殖身。德以敦本。斯道立矣。執空說以爲證。弊不勝舉。惟性與道。

匪言是夸。桷懼茲久。願相與勉焉。林君精敏慎修。宜展於世。文公之學不墜。審由是也。大德丁未春。後學袁桷記。

### 鄞縣興造記

鄞爲縣延亘三百里。環山帶江。西爲沃區。其民盡地利。近東瀕爲湖。土廣而俗雜。逐島嶼魚鹽之利。出沒于海上。歲千百數。林藪川澤之隸于鄞者。不假于外。故號爲劇邑。邑復輔城以居。尤爲難治。縣上事郡署。曲直縱舍承指意。一不得便。輒指撻辱撓。關臨相通。縣勢始振。後凡爲縣者。率用是自治而民益困矣。大德七年。帥府始移鎮。控扼水陸。衆曰。郡有二府。縣益不可理。八年。真定盧廷信氏丞于茲。推勤服廉。沈斷靜修。罪疏于囹。訟辭于庭。朞月而郡侯尊焉。大府任焉。它邑之讞。咸質以定。旁郡之賕。悉檄以正。顧瞻四周。令主簿是謀。先時縣燬經始。陋庠不足廣。迺撤而新。鳩材于山。負者以競。輸役于徒。民以不病。首于臺門。廳堂亭廡。凡五十有□。楹智周而勞簡。噉然以深。翼然以容。謁者趨者。視聽易慮。於是耆艾謹然以謠。曰。伊丞之來。吾民不知。吏屬旣荒。吾民相忘。彼庭開明。維丞之平。雍雍其堂。富民恐傷。有亭是休。思賢悠悠。丞之戾止。毋譁以喜。後兮今兮。維今是似。咸謂桷嘗職太史。筆削無避溢。遂不得讓。役始於乙巳之十月。越明年□月成。丞嘗爲行掾中書。有吏能。令長忻都。次爲東平周汝弼氏簿。澄江朱申氏也。余愛其成。紀以示後。俾知鄞爲可治。大德十年十二月日袁桷記。

### 西洛書院記

河南薛公遵先君子之命。建義學于永寧矣。龍頭山有故跡焉。蒼崖巖然。宋元祐中。天台羅適正之。大刻其上。曰洛書錫禹之地。正之安定胡先生門人。善水利。所至通陂塿屯田之美。按地志。永寧併長水縣。長水東臨洛川。記傳云。洛書所出。今龍頭山新立禹祠。而薛公仰止。亦近得請于朝爲書院。遂更其名曰西洛。且俾夫後人知禹洛書之誠。有自。粵昔九疇垂象示文。夸誣相矜。祖緯襲符。漢世明經之士。汨於休咎。莫窺其真。歷千餘年。儒先大興。闡天人之祕。方圓相通。正學以明。然同黨之說勝。一以爲己。是一以爲傳。授數精理。湮皇極之建。卒無以大通。民有恆性。君師作之。以修以綏。如彼北辰。樞紐運行。內靜若動。莫窮其化。凡厥有生。極迺固有。性者爲聖。復者爲賢。作而新之。維后是訓。庸保其極。則民永以乂。保極者。民作極者。君運而制諸。若丸之在握。輪之在御。皆聽命於我。孰先後焉。孰終始焉。四時萬化之理。繇是而備。謂之攸敘。夫豈捨己而隨彼也。昔大禹佐理。水土攸平。君臣交修。抑亦有定制。洛爲天下中。碩儒訓傳。家有其書。愼厚遜讓。猶有先王之遺風。陞西洛之堂者。當慨然以思。謹其執中。將見夫作人如新之驗。由鄉而達于邦國。勵之翼之。示諸于掌。皇極之訓。其效可成也。薛公名友諒。溫密有文。今爲翰林直學士。推先志之私淑。煥而廣之。爲屋凡若干楹。又將延師以教後之學者。而屬筆於楸。故以昔所聞者。著爲之記。

## 建城夫子廟堂記

景城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城焉。曰建城。漢爲中水縣地。金大定中。以其地北臨滹沱。南薄御河。徙縣於今所。二水交流。名之曰交河焉。皇慶元年。保定王君領縣簿事。循河故堤水落。冬月。先期率民以補其缺額。

霖雨時至。則因其防而巡督之。河不橫流。政簡民佚。觀風省俗。聿來于茲。望其井屋聯屬。誠阜且康。於是士林之秀。曰劉國芝。耆老韓昌等。言曰。建城舊有先聖廟。城址日圯。而廟莫敢廢。在昔許文簡公安仁。嘗撤而新之。未幾金亡。居室燬蕩。而獨巋然以存。至元戊子。國芝之父禎。遂易於文簡公之故居。以詔于里士。弦誦之聲。家至而日化矣。王君周旋里門。念崇而新之。於是治書侍御史張侯完。以書來曰。吾里夫子廟。易代有存。許劉儒先作新之志。子盍廣諸。敢以楮幣若干爲里人勸。於是下令輯工。奠方闡基。表植巷道。庭宇邃嚴。以丹以塗。論講有堂。游息有廡。明年。率其儒生落而祀之。迺介刑部員外郎葉蘇君。俾志其事。粵自塾庠序學之制不明。而士無所於學。州縣有學。率歲時奠祭。貿貿道途。謹修其故常。於造士乎何有成。周之學。備四代。而畿內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左右之塾。復不預焉。噫。先王教學之興。何其盛也。學必釋菜於先師。虞庠爲鄉學。有堂有序。得行釋菜之禮。記禮者之言也。釋菜於廟。則自魏晉始也。遵古之學。從今之禮。損益之變。不亦可乎。且鄉校不毀。鄭人美之。今天子下詔。明鄉里選舉之法。建城之學者。由是而升司徒者。將皆敦讓重厚敏者。謹其藝能。恂恂于于。仰止昔賢。舉不絕書。而王君化民成俗之美。庶得以傳于後。王君以習國語。始爲樞密院從事。名某。治縣有法。類是。

### 封龍山書院重修記

世祖皇帝以盛德深仁。正位纂圖。越二年。始立翰林院。眞定李文正公。首以碩德耆壽。俊召爲翰林學士。未幾告老以歸。隱于封龍山。封龍在恆山之陽。公幼侍東平府君受業焉。地舊有書院。兵革蹂躪。公拮据。

盡力以成之。故其居朝廷也。食息不忘茲山。天子察憫其志。俾食致政之祿。以終老。於是公作新斯文。遠近之士咸秀出。暨公下世。踰二十年。其從公而顯者。曰史忠武公。諸子曰杠。曰□。曰杞。曰輝。廉訪使荆幼紀。集賢學士焦養直。廉訪僉事張翼。宣撫崔某。其餘贊成。均授鄉里名。不能悉數。而真定之學者。升公之堂。拜公之像。未嘗不肅容以增遠想也。皇慶二年。其曾孫慎言爲翰林。屬仁宗有詔。省掾用儒士。擢入佐左司院中選都事。僉曰李文正公爲翰林肇端。其曾孫宜以居。未幾拜監察御史。而於封龍也。惓惓悉如公之志。歲久蕪漚不治。往至治元年。爲司農屬時。請于司農符下其道。廉訪丹漆木甃。悉撤以新。御史有言曰。繼述志事。子孫所謹。我先公之爲茲也。實將以佐國家之盛。願子記之。桷曰。致太平經濟之道。章句佔畢。不能以盡也。文正公恬於進取。率躬以化其鄉耄。至而辭祿。德之本也。導掖其秀民。仁之至也。其徒卒昌於時。孰不曰文正公所作成也。今遺書具存在於書院者。宜究其委源。考三代之所以長。秦漢之所以失。反躬以思。平治之道。如指諸掌。將反覆以陳于上。李氏世守家法。則書院永永代有嘉譽。其繕修也。益廣於今日矣。本末具前記。不再書。

慶元路醫學記

醫之書。作於上古乎。後人猶疑焉。陰陽氣運之說。與易書禮相昭合。蟲魚草木之精。詳於詩尤近之。然其辭義奧古。卒莫能通曉。非專治者不能也。先王知之。始爲之師以教之。後復立學以長之。生人之本。繇是備矣。至元壬辰。濟南陳公祥爲肅政廉訪副使來四明。遵詔旨立醫學。學成。甫十有八年。燬焉。其地近市。

狹。案咸病。展事鄞縣西。有故主簿廳事基。及傍近地。蕪礫不治。於是教授徐君源道等。請于郡。遷以廣之。迺斥其舊地。得財若干。以治土木。郡侯完顏公首爲之勸。推官賀某贊補其役。隸于醫籍者。胥率錢以輔之。逾年而學完。殿廡翼成。軒閣深靜。會予自京師還里。屬記其事。余幼嘗聞長老言。鄉里多名醫。皆修謹退讓。訥訥然若不勝衣。察脈視色。必原於井谷經絡之微眇。調製湯液。必通乎風土之宜。甘辛燥溼。內外相爲表裏者。悉參取於經傳。故其術百不一失。懷疑審問。求正於勝己。無忌倖之謬。道同而氣和。相遜以禮。相處以義。而昔時公卿家。激厲獎與之道。又能使盡其術而無愧噫。亦盛矣。今皇宇恢廓。五方士民。參雜乎州里。拘而不達。將不勝其弊。率焉以僥倖。懼其深有所失也。徐君世儒醫。教授是邦。今二十餘年。重靜而不撓。昔之所聞。徐君深知之。廣天子好生之德。諄諄然語之。使後之學者。誦其書。毋執一以自滿。虛心遜志。復昔時之長厚。不幸罹于疾病。將得盡其順受。無夭閼之害。則徐君之教。不亦闡乎。余歸田里。尙幸而有見也。

### 白石書院記

釋奠先聖先師。定著於祀典。而鄉社之所宜祭。皆廢不舉。宋初肇建四書院。釋奠釋菜之禮。悉遵令甲。若鄭玄所言高堂生毛公制氏之徒。皆不得專祭。僅列於從祀。濂洛之說行。於是先賢之祠競立。首於其鄉。復推其居官游歷之地。甚者謂其觀風宣化。雖其足跡之所不至。亦當有祠。夫古不墓祭。謂其神專於其居室也。又曰。不歆非類。謂懼其瀆而不正也。今郡縣朱文公祠最廣。各慕悅胥勸。終莫能有病之者。繇是

空巖海嶼。屹然歸立。而入仕者。借是以爲資歷。何先賢祠祀。先後盛衰之不同也。朱文公之高弟曰黃文肅公。天下尊之曰勉齋先生。其學以持敬爲先。探微鉤深。以極夫操履之實。懼其守之不專。則蚤夜以思。斂其粹精。絕其枝蔓。正誼明道。見於經濟。故其臨川漢陽之政。惓惓於征繕獄訟。而論者始不敢以儒爲侮。守邊議戎。衆皆咎時宰用非所宜。而公益得以攄其素講。事至而不懼。政成而不迫。是則儒者之效。惟先生足以及之。先生嘗曰。吾於江東之友。得三人焉。曰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時廣信之儒先劉君養浩。蓋獲登其門。朝夕習益。悉以先生之指授者爲標準。寶慶元年。入太學。舍法成。淳祐七年。授寧國府教授。後進之士。從劉君者無虛日。相地於白石山。爲精舍。以處學者。祥刑使者建安蔡公抗扁之曰白石書院。蔡公之於文肅。皆文公之門人。從劉君者。悉稱爲白石先生。天運合一。白石之子安。緝其齋廡。曰先君之承先師。曷敢墜替。誦聲屢武。益廣其舊。後爲湖廣儒學副提舉。以歿。有子曰光。復慨然曰。大父師友之傳。不可以不垂久遠。文公祠遍江南。祠文公則文肅道得以尊久。遂買田築宮。中爲禮殿。書院之制悉備。殿北立文公祠。以文肅侑食。後立大父祠。繇是傳授之旨益信。所隸有司。上其事于中書省。省允其言。始定置山長。入選調。旣成。俾桷書始末著于石。章噫文肅。文公之忠臣也。疑者補之。異者同之。不以一時之辨爭而立其黨與。見于成書。故其匡輔之功。若文公之於程子。今之尊文肅者。能若是斯得矣。光今爲史院編修官。敏達知治禮。文肅之學。是誠有望焉者也。

青社韓侯莅是州。踰年顧瞻學宮。頽圯日至。喟然歎曰。化民成俗。必自學始。爰相厥攸。鉤稽負逋。治其島租。墾其閒田。究整是先。秦定元年十月甲子役興。用工二千有八百。計緡錢二千有五百。匠石日食之費。則諸生欣輸以佐。於是殿堂門廡。齋庖池徑。咸得備具。謂桷繇翰苑歸。俾記其事。桷嘗聞之。先儒以明理爲綱領。譏詆漢唐不少假。濂洛之說盛行。誠敬忠恕。毫分縷析。一以體用知行。槩而申之。繇是髻鬣之童。悉能誦習。高視闊步。轉相傳授。禮樂刑政之具。獄訟兵甲之實。悉有所不講。哆口避席。謝非所急。言詞之不工。則曰。吾何以華藻爲哉。考覈之不精。則曰。吾何以援据爲哉。吾唯理是先。唯一是貫。科舉承踵。駸駸乎魏晉之清談。疆宇之南北。不接乎視聽。馴致社亡。求其授命死事。率非昔時言性理之士。後之學者。寧勿置論而循其故習者哉。昌國惟四明海中州。士之興起。自紹熙始。著樓宣獻公。袁正獻公。楊文元公。尙書深寧王公。嘗記其建學論堂之本始。揚雄有言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善喻者也。首之以訓詁之精。次及夫名物度數之密。由小成至于大成。非積年不能以至。周官鄉三物之教。詎止執一。而以爲傳道之要。殆不可也。委流安行。由蹇而達。訖歸于海。學之功也。侯名搏。字仲舉。旣興其學。迺復儒役。以爲大比之勸。學之士子。寧不自勵。敢執筆以俟。是役也。州之長某。州同知黃棟孫。判官張信。吏目陳益。學正孫恕。皆協贊其事。秦定二年二月癸卯。具官袁桷記。

### 昌國州醫學記

醫之道。卽夫人身以備三才。其說與易箕疇詩禮相表裏。亦大矣哉。蓋昔之君師。聰明神聖。因夫五行以

寓于五常之形氣。致坎離之用。以合其陰陽。推其運行。以齊夫寒暑。考九州風土之宜。別溫涼燥溼之高下。蟲魚草木。纖悉備具。非博習廣聞者不能也。至於七情既發之偏。必求其中以返于正。皆吾儒傳心之極論。有察於聲氣臭味之眇忽。考之於遺書。受之於家庭。積歲年不能以竟。而掌政令者。從是稽其醫事。以制廩祿。是則庸有天閼疵癘之憾也哉。南北地氣。有大不同。而爲之醫者。各執己論。近者急於好尚。而恣縱不能商度。十失五六。誠可罪也。秦漢之主。率望海求不死藥。藥詎能令不死。蓋其空巖絕島。磅礴於巨浸之際。絕囂塵。接雲霧。靈根異草。得地氣之正。方外隱士。時採其奇絕精良以療治。輒奇中而功倍。今所謂海上方。皆其苗裔。而昔之集方論者。復蒐類于蛟龍之窟穴。海於天地間。號最鉅焉。得以有遺也。昌國爲州。四履皆海。至元二十九年。始立三皇祠。綿蕝不稱。韓侯治儒學。旣竟。復莅醫學。茲曷以奉揭虔。廣其故址。而二倍之。泰定元年冬十月。正殿成。復立論堂。翼以東西。前爲儀門。外爲神門。廊廡有序。祠象儼赫。首以圭租。勸民胥成。不三月。咸樂以助。復遵詔旨。爲惠民藥局。工旣畢。書來俾書其事于石。桷嘗謂疾痛苛癢。切於吾身者。猶民之身也。民困魚鹽。侯能紓之。儒病徵科。侯能復之。旣憂其生。又懼其罹於疾病。使夫習爲醫者。講肄以精其術。故余歷敘醫家者流。其學實難。三聖之書。昭然具存。反覆紬繹。皆得以完其生。是侯仁政之本。愈遠而愈不可忘也。

## 定海縣重修記

定海爲縣。自昔號重地。鎮遏戍守。異於它所。南受諸蕃絕域之颿舶。東控島夷不庭之邦。商賈舟楫。噴薄

出沒。據會濟勝。實東南之奇觀也。皇元考圖受貢。益倍于異代。信使香幣。渡海歲不絕。縣令將迎。日疲於供事。視公宇若傳舍。歲益圯剝。至治二年。忻都君始莅事。曰。吾受天子命長邑。於是失撫字。則奚以仕。歲適大歉。徵租於民。將不勝逋負。計歲所入一萬有奇。遂覈其實。止輸奇于官。鹽賦歲不登。民益以困。卒請而蠲若干。嚴飭官驛。置隸人以候過客。而復其役。久而曰。吾將治所居。以聳民視瞻。一撤以新。爲楹五十餘。劚甃木石。丹漆箭鐵。皆堅緻可永久。教諭蔣君昭先。列其行事。俾爲記。余謂治縣莫先於宜民。承上意而不鳴其疾苦。甚者增羨以求媚。善譽乎何有。縣當水陸之衝。輒默計歲月。得解職卽謝去。植仆舉弊。終其身未能也。若是則忻都君之行事。汲汲慕古。將有以大其所爲。夫豈苟計目前之功效者哉。余特記其興造。使來者有攷。蔣君所述多善政。不復著。推其所爲。舉綱以遺目。蓋可知矣。是役也。尹曹敏中主簿。薛炳。悉力贊治。故迄用有成。

### 新建鄆縣尉廳記

郡治絕江。其地名甬東。吳王居甬句。爲古狹口。號甬江。在今海濱。海達于江。入於奉化。西醜于餘姚。縈紆回曲。綿亘百餘里。鄆爲縣分東西。以浮梁爲界。東之民。習網罟魚鹽。以自業。其地膏沃。有湖可以灌浸。率不善墾治。春至。輒率其子弟。文身櫓歌。出沒於海島。伺危薄險。對面成姦。憲令昭著。至死有所不避。尉以巡督爲職。自宋雍熙間。置尉治於彼。蓋重其地以鎮遏。迄今數百年。游手益夥。捕繫無虛日。靡燬于兵。踰五十年。尉率其兵徒。隨所寓無常地。訊錄之所。不具於觀瞻。莫格其非。而任益以困矣。至治三年。廬陵

周君一夔來視故址曰。吾不可不自重。首爲外門。復爲廨門。中建聽事。挾以賓榮。輔以吏舍。後設燕居。以休其勞。清流匯池。花木列植。周繚塗牆。皆足以支永久。吏有言者曰。尉職在察盜。圜牆不立。奚尉之爲。茲土之民俗。弊已久。鰥禁之嚴。莫窮其窟穴。朝夕朕發。纍纍旁午。不有以居。將曷能以有處。尉笑曰。道德齊禮。夫子之訓也。獄市無擾。相國之言也。閱數月。獄以空告。於是與人有言曰。尉之申申。非取異以求新。塞其姦慝。養其淳真。彼疇鱗鱗。良苗氤氲。尉之去兮。將以告夫後之人。役始於泰定元年秋八月。成於二年之二月。郡人具官袁桷記。

浙東廉訪司重建澄清堂記

國家肇置肅政廉訪司。浙之東以婺女爲總治。而行部使者凡六人。讞審殿黜。循歷于六郡。總治之使二人。坐鎮于婺。六郡歲終。必以其成績。歸于總治。定其可否。以上于御史臺。持綜覈之實。執輿奪之柄。厥任實不輕矣。夫以輿地之廣。貢賦之夥。天子不能以自治。必假於守令焉。守令不能以公其心。又假於耳目焉。以重其寄。大其居室。聳其視瞻。廉遠堂高。非直爲觀美也。聽事之所繇。唐歷宋。歲久頽剝不治。至治二年。中奉大夫馬公。爲使于是邦。顧瞻改容曰。茲不可不爲先務。邦之耄倪。亦曰。茲實聽政之本。於是郡請于中書行省。計郡餘財。以爲匠費。崇其堂隍。稍北以構。柱甃孔新。庭廡邃密。名之曰澄清。復爲燕居之室。于其後曰迎華觀。經始於是年之九月。明年五月告成。中奉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以去。資善大夫思蘭公甫至。則曰。中奉公之惠後若是。宜紀其事。未幾拜南臺中丞。資政大夫岳烈公繼爲使。亦曰。是誠不可

軼於是僉命桷爲之記。中奉、資政、嘗牧于吾鄉，皆得而接識。往會中奉公于京師，謂余曰：民之多冤，繇循行者不盡其辭。吾往浙東，將使六郡之苛瘞，亦切於吾身。後聞其所行，果有所不避。資政公廉而守正，牧民如己子，遺愛于四明，人能言之。中丞公得見于會通河，議論冰雪，以刺劾爲已任。是則三公之行事，深有合夫至公之論。抑又聞之事，患有所不明，知而有所不舉，籍籍于道塗之民口，不可以防也。苟明矣，不少恕焉，則法舉而德不足以化。今使者五人皆遴選在位，于以見聖上振整之初政。登斯堂也，則相與講習，見於施設，不繇以避，不苛以求，陽煦陰肅，吏民率服，胥保惠以承于上。其治豈不偉哉！夫志同議同仁，事同七郡之民，孰不鼓舞以嘯詠太平之盛。桷舊職太史，慕前賢壁記警戒之實，因以謏聞而爲之辭。

### 明遠堂記

澄清堂成，紀興繕之本末矣。參政馬公奉聖天子明詔，巡行江浙，復至婺女，見其燕居之堂，舊曰迎華觀者，而更其名曰明遠，取其切于觀風之道。副使馬公經歷俎君冕，復求記於余。於是屬筆爲之辭曰：今夫七郡之黜劾，悉萃於澄清，吏抱其牘，雁驚以進，卒不敢妄議其可否，將求其生，欲重其罰，情皆不能以得也。精思以究，必退省焉，以品節之事，窘於一庭，而智足以見萬里，古之善馭吏者，不泥於法律，不事於朱墨，故其革姦警饕，無言而化成，必有其本也。在昔聖人，明目達聰，百僚在官，定於三載之考績，夫豈有他哉？維東浙負山聯海，風俗不一，強者雜譖詐，柔者率罷軟，撫摩之道，各有攸處。登斯堂也，必攝齊肅容，悉議其所宜行，退于燕居，申申天天，燭照數計，考七郡之幽隱，如指諸掌，名之曰明遠，孰曰不宜？今參政公

之按行。非家至而戶到也。是則明遠之旨。講之熟矣。則凡後之來者。益得以省察。俾勿壞。泰定三年四月丁丑。具官袁桷記。

新修司獄司記

國朝肇置司獄司。專以掌守囚禁。職卑而勞猥。爲其官。常憤憤不得志。浮湛坐曹。日數歲月。希善代。謁吏部者。每請託求免注。繇是視爲傳舍。狴犴之不修。桎梏之不整。所至皆是。憲部審決。亦有所不暇及。簡漏相仍。其勢然也。永嘉林君龍澤之來守是官也。曰。吾不可不自振。考其成牘。剔疑摘姦。重者上憲府。輕者白郡守。多有所變易。罪以不冤。囚民宜之久之。曰。獄不可不繕營。至大二年。獄旣燬。支弊植仆。僅存其制。於是除地撤瓦。築堂三楹。曰平恕堂。後燕室曰種德。左右翼軒。環以吏廡。迺築高門。迺闢園土。養疾有堂。奉神有祠。繚以瓦垣。浚以甘井。取足備具。各中繩墨。蓋先之以己俸。而官若民迺悉爲之助。不旬月而告成。噫。亦難矣。昔人言不卑小官。於林君見之。州縣疑獄。郡輒以委林君。揣情以求其生。量事以正其罪。羣吏抱案詣庭下。無虛日。是則林君之果能令官大也。書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若是則寧有私謁者乎。余直集賢林君時爲掾史。處事立具。今觀其政績顯白。足可稱道。庸紀歲月。是役也。興于某年某月。成於某年某月。泰定三年歲在丙寅。郡人具官袁桷記。

慈溪縣興造記

泰定二年冬十一月。保定孫公楫。循行四明。至于慈溪。觀其縣治。壯麗整密。咨嗟徘徊。詢諸縣人。邑長爲

謹成曰此昔烏忠顯之所成也。忠顯爲縣。首治董孝子祠以化俗。次修孔子廟。三皇祠。曰儒以長民。醫以養民。又治社壇。嚴其齋宿。以謹水旱。迺曰迎詔禮賓。茲不可不虔。傳驛休息。宜慎其寒煖。與繕旣畢。始曰吾亦得以廣居于是矣。語未終。孫公曰。是誠可紀載。於是命進士翁心傳爲圖。俾桷爲之記。聽事五楹。高其前三楹焉。堂曰清清。淳化中尹張叔達。璽書之所褒。因其名而築之者也。挾以吏舍。廚。溷。獄。室。縣門。鼓樓。前後有序。縣治之後。有小湖。湖之中爲洲。花竹四列。風蓮水柳。曄翳繚繞。爲亭以庥其居。有四曰思政。佐治。以察民隱也。曰柳意。勝覽。以樂其神觀也。圖旣畢。復言忠顯之政。墾萊輯亡。役不病於民。去其姦饕。以爲政本。今其去十有三年。思如一日。而其繕營。足以支永久。於是有驗。噫。今之爲縣。嘗患夫土豪之控持也。其始也。利以誘之。終三年更徵需斂散。一聽其命。戶稅更易。拱手莫與之抗。甚者爲之囊橐。可哀也已。孫公之來茲邑也。其亦有所感。表去尹之美。亦將以警夫來者。余昔在太史。觀循吏之實書。以示後。忠顯不求名而名自至。孫公之爲使者。夫豈計目前以爲黜陟哉。始忠顯之滌豪也。漫不可考。謹視之。實栢歸縣印。言於攸司。而更正之。其精覈率類是。則凡今之爲縣者。廣使者之用心。以成其政績。桷雖老。尙當記之。泰定二年歲在乙丑。冬十有二月甲午。郡人具官袁桷記。

定海縣學藏書記

定海爲縣。南接蠻島。汪洋數千里。食息可至。厥今號爲重屯。四方語言。咿嚶侏離。交衢旁午。褻衣儒冠。見者訾議。考諸郡乘。惟沈端憲一人。嗣後接武。猶班班可考。泰定二年春。某官始來爲令。迺曰。縣固有學。學

必聚書。冥行空言。講習何補。武城弦歌。先聖是取。進鄉小民。首於文辭。其必自聚書始。迺與主簿龐君。首捐俸資。復命教諭汪宗江。出學粟。俾儒職樊惟肖。胡驥。繇杭置經史若干卷。又諭學之耆老曰。經以窮理。史以究成敗。廣聞修辭。惟子集是宜。是亦不可缺。復得若干卷。將刻石列目。以示永久。謁記於余。念昔在殿廡。見令尹之兄在廡下。察其儀貌莊肅。知非凡近。後果爲進士第一。見令尹于國學。儀端語溫。審其頡頏。萃于一門。今茲掌其邑。尤以教學爲己任。抑嘗聞之。聚書非難。寶書爲難。校官之不職。悉資以奉權貴。甚者竊其故籍。挾之以逃。其最甚者。漫漶散落。一不掛眼。三者之病。比比皆是。今刻于石。將杜其漸。後之來者。寧得不自勉乎。

慶元路重修先聖廟記

河南郭侯。視郡事之初。首定役法。郡民日困。齟齬事。旬月按覈。數嘗不登。郭侯知其姦利。迺言曰。病在私商潛轉輸。其所贏餘。卒不入公籍。民病不可藥也。於是罷賈區。分四廂。俾總之。鑄醢鼓脯。各趨其時。視計口之授略相等。復竦然曰。吾職司學校。茲曷可少緩。督大小學。謹授業。斥其僞冒。以其餘粟。大修孔子廟。於是進郡博士陸晉之。學正錄胡某。毛某。而言曰。漢文翁立學。歷唐宋幾二千年。猶完綴。君等知其故乎。少間曰。教在不墜。其不廢在繕修。迺曰。若殿若儀門。風雨剝圯。在丹牖。先聖崇嚴。列祀肅雝。在作繪。定章服。在禮象。又曰。講有堂。書有樓。吾亦曷敢後。姑徐徐爲之。吾願俾是邦服習仁義。秀父林立。遣詣王朝。將自茲始。桷繇禁署。歸里。凡三年。愛中和樂職之詩。首爲詩以詠贊。侯名郁。字文卿。所至官。以興學爲本。詩曰。

茫茫海甸。聿仁義邦。圭組積榮。失其敦龐。歲亦云徂。夸侈則降。維侯之來。靡廋不知。曰維泮宮。風化攸基。竦其具瞻。象神之儀。藻井繪櫺。絢兮承式。降陟有嚴。是奉是翼。匪土木之工。職教攸則。瞻彼戟門。有飛戾止。斯暈煌煌。五采屬纁。鏘鏘八音。粲曰在耳。嗟爾後生。無媿以誕。無逸豫伴。勉遵我侯度。以靖以獻。奉璋有猷。伊侯之願。

### 鄆縣學興造記

延祐元年。桷記鄆學之興造矣。甫一紀。職鄆學者。括蒼林君傳。以事狀來言。昔之經度。踰於舊址。廩入不給。故其結構塗墍。缺焉未周。鄆之尹曰。阮君周翰。治縣未幾。有恪殿謁。首以興繕爲急。割俸以勵儒生。於是步履有甃。繚繞有墉。礪以密石。華以堊丹。象設有嚴。講席齋廬。足以稱弦誦。而從祀一百有五。悉易以塑。合儒先之宜祀者。爲祠以庥。少間曰。旣完矣。盍廣教以振士類。立小學師二人。而增弟子員凡五十人。泰定三年二月朔。告成。復命桷記。維鄆自王文公延杜先生。以君師爲端本。故後之繼承。經術淵懿。蹇蹇大節。見於史傳者。凡數公。衣冠日隆。徽近功利。而懷忠抱德。盛於乾道淳熙之際。遺言正學。傳於今猶未泯。周翰之先公。嘗分刺是邦。鹿眉褒衣。諸老森立。蓋嘗極尊賢之禮矣。今茲作新。亦將有意夫斯道。考問德業。吾猶以爲有在也。周翰名申之。池陽人。林君字以道。非怠其職以苟度者。於是乎見魯公修宮。形於歌頌。系以詩曰。

維鄆之峯。煌煌金精。其江縈紆。挾城以行。磅礴元化。孕茲羣英。其英伊何。鬱彼珊瑚。不戚施以求。是則是

憲發其精忠。匪石可轉。曰尹之來。庭誥是遵。顧瞻廟廷。風墮雨昏。土金丹漆。有炳其文。宮旣完矣。失教則缺。循循子佩。自今以始。罔敢越以道氏林。葺構揭揭。杜先之訓。百世服膺。有失其猷。將夸誕是興。凡升論堂。戰兢以承。

# 清容居士集卷第十九

記

## 馬元帥防倭記

自昔待蠻夷之國。必傳詔令以諭說之。稍失撫馭。則狙詐百出。甚者嗜鎗銖之甘。傾接如素所交往。失上國體。簸侮訕笑。於茲有年矣。今天子考獻令於疆域。中書省奏曰。蠻夷之不庭。實守禦長吏。餌利忘公。弊不可日長。維定海實慶元屬縣。附海司鎮。邊遵考舊蹟。茲其爲泊艤之所。舶有定制。輸其物以上于官。勿入郡城。勿止貿易。則得以永遠。虛聲生疑。駱驛傳騎。亡益也。是宜選帥臣清白有譽望者。制置其事。上可其奏。泰定二年冬十月。倭人以舟至海口。於是行省僉曰。非馬公孰得當是選。公乘驛至縣。卽宣諭上意。始疑駭不肯承命。反復申諭。訖如教。於是整官軍。合四部以一號召。列邏船以示備禦。戢科調。減騶從。除征商之姦。嚴巡警之實。慮民之投憲。爲文以諭。收其帆櫓器械。而舶法卒不敢移減。自便。事旣畢。賈區市虛。陳列分錯。咿嚶爭奇。踏歌轉舞。川后山君。德色效靈。而公之淵思曲畫。若防之制水。不可得以殫述。自始訖終。凡一百三十有七日。古之禦邊。莫踰於諸葛武侯。韋臯善繼。史有述焉。今公創始於前。願後之賢帥。規隨以成。非惟鄉里之奠安。則國家懷來。將自茲始。王會之篇。桷願有繼焉。

## 兩浙轉運鹽使分司記

國朝定煮海之賦。倍於前代。邦用是資。其選官委任爲不輕。兩浙設總司於杭。東西屬郡。率置分司以董督。四明號爲東浙繁夥。饑饉薦罹。逋負益廣。急之則疲。齎愁歎。鰲色骨立。見於耄稚。故受其任者爲最難。梅官翰林時。預議中書堂。嘗白丞相。乞減歲額。丞相領其議。于時大臣咸然其說。卒以戶部籍不能易。是後憂國者。迄減其直。繼今善謀邦計之士。亦將有以待也。泰定元年冬。分司燬。三年。張侯伯威莅是邦。以官楮若干委于郡。郡守郭侯曰。茲役不可緩。必擇善於營繕者是屬。曰阮君申之。縣庠之興。尹能紹之。曰尉。周君一夔。尉廨久湮。尉能起之。茲其以是屬。僉謀曰。取於山里。胥是刪。鬻於市。大賈以喜。將視其材。市於民。堅完縝密。是則不負於郭侯之教矣。六月。闢工。九月告成。聽事崇嚴。夾舍拱揖。門臺有敍。百堵具列。斧斤鑿鼓。不徹于垣。周君則曰。尉雖不才。囹圄之設。非我職。矧轉運府設是。則益以病。盍去諸。復以楮之餘者。歸于司官。常患不得其人。急奉於公。怨讟滋興。況復因之以竊其利。周君則不然。人皆曰。作之登登。周君是承。去其榜笞。民完以熙。若是則任其職者。絕叫囂。息追逮。其賦寧有不登于天府。昔之使者。遺愛揭於堅珉矣。後之來者。登斯堂也。藹然仁政。將屢書不絕。梅老矣。尙當見之。泰定四年二月庚寅。具官袁桷記。

鄞縣小溪巡檢司記

城南門折行四十五里。曰小溪鎮。宋元豐置焉。唐曰光溪鎮。以監酒稅煙火得名。治平元年。罷酒稅。以便民。獨掌煙火。凡言煙火。職民訟水火盜賊。其地三境交接。大江貫其中。羣溪畢會。水清冷如明鏡。巖巒擁

秀千篙競發。碧瓦朱甍。聳鱗比望之如神仙居。宋紹興中。北客多樂居之。魏文節公結圃墅。與客大梁張武子爲詩友。其它如安儀同孫。王尙書。相繼卜築。而爲是鎮者。于于養恬。承接履舄。爭鬪絕庭下。桷幼歲舟至溪上。猶能記髣髴也。皇朝一海寓。立巡檢司。于是地而舊鎮久廢。故家亦湮沒毀散。仕者率苟循歲月。處隘蹇陋。不復以崇嚴爲事。泰定元年。白君察罕不花莅是職。與父老言曰。司徼之所。不在荒寂。則在獷惡。吾獨愛是溪有先賢之遺俗。薪者販者。前歌後休。絕枹鼓之警。罷干楨之選。吾心固勤焉。亦是土循謹之素。願廣聽事以表茲溪。咸曰然。於是木踵以至。暨效以來。三年夏。闢工。九月告成。遠迎龍湫。近接虹梁。舉解以落。而懷牒巧訟者。各屏息以避。有合夫道德齊禮之義。迺相與歌曰。作之烝烝。罔聞其聲。養其高明。心清以寧。不卑其官。惟後來是承。

吳江重建長橋記

震澤東受羣川。汪洋巨浸。至吳江九廣衍。地爲南北衝。千帆競發。駛風怒濤。春擊噴薄。一失便利。莫能制。唐刺史王仲舒。築石堤以順牽挽。宋慶曆八年。邑宰李問始造長橋。繇是各捨舟以途。來往若織。水齧木腐。歲一治葺。益爲民病。泰定元年冬。州判官張君顯祖始莅事。曰。茲實首政。稽工程財。莫知攸出。當謀於民。民有調役。維浮屠善計度。長衢廣殿。瞬息以具。吾語諸。其有獲。廣濟僧崇敬寔來。敬言伐木爲梁。弗克支遠。易以石。其迄有濟。參知政事馬思忽公。以督運至吳。迺采其議。周詢以籌。首捐貲以勸。敬復曰。作事謀始。不可不慎。有善士姚□□。嘉禾人。能任大工役。必屈以委。繪圖相攸。經畫畢具。咸服姚議。於是參政

諫郡守郭侯鵬翼役未興。丞相荅刺罕公朝京師。迴道繇吳江。郡白橋議。丞相曰。吾必首倡。卽捐萬緡。而府縣士民相胥以勸。平章高公貫公。繇湖廣江西來自江浙。力囑張君。俾終是工。杜侯貞來守是土。亦曰張之言然。閏正月建橋。明年二月橋成。長一千三百尺。有奇。鍵以巨石。下達層淵。積石旣高。環若半月。爲梁六十有一。釀其剽悍。廣中三梁。爲丈三百。以通巨舟。層欄狻猊。危柱最屬。斲以文甃。過者如席。舊有亭名垂虹。周遭嵯峨。因名以增榮觀焉。是役也。敬師鳩徒輸財。實三之二。贏財十萬。復以爲寶帶橋。助姚總其綱。張君首議出於仁政。事有脗合。而是州興役。見知於丞相。誠出大幸。厥今運舟相聯。驛使旁午。咸曰丞相謀國經遠。張君美績。繇是得書。將永遠無極。繫之以詩曰。

茫茫禹甸。昔鄰於魚。維四載功。茲爲具區。有失其防。羣螫喁喁。曰維李侯。構茲虹梁。經始孔艱。任負揚揚。歲老水泐。臨履若驚。張君莅官。飭我初政。曰茲橋匪脩。涉者益病。召彼耆老。貨布莫競。相國之來。六轡徐徐。詢事審宜。以究以圖。割其緡錢。俾民樂輸。橋旣成矣。虹飛于江。千柱承宇。羣流迴砥。儼兮層城。爛其軒窗。張君籌思。相國成之。彼清淨土。式克承之。千歲永賴。我庸以銘之。

陸氏捨田記

吳越舊俗。敬事鬼神。後千餘年。爭崇尚浮屠。老子學。棟豐徧郡縣。宋帝南渡。公卿大臣。多出兩浙。而制令入政府。得建宮院。崇祖禰。驅石輦木。空巖閼寂之地。高下晃曜。財日益耗。而弊莫可救矣。故稍自給足者。亦承風效施。跬步瞬目。日不勝其繁。吁。可禁哉。宋社亡。故家日降辱。過昔所崇建。揮手若不相識。甚者翦

夷其墓田。豚蹄之祭。不通於烹蒿。而卒未有能懲戒。夫厲階於初。其習聞者不變。故雖善說巧譬。終莫能以改也。夫錫山陸元俊。以其母夫人楊氏捨田之狀。且告曰。陸故吳望族。大父凱。恬靜絕企。驚觀老子書。若有得。所與交多聞人。是生先府君。愈孝謹自治。讀司馬公書。不釋手。人勸之仕。則曰。吾承事於家者未至。安能弊田以益外哉。未幾。大父母相繼卒。吾府君拮据治窀穸。不幸以毀卒。又不幸弟鐵孫卒。於是吾母曰。爲物爲變。魂之屈而不能伸者也。氣化則魂升。求於家祭。記禮者盡之矣。求於窆冥。則莫若清淨焉。是依汝父若弟。其往也無悔。而吾惓惓者。情有盡而哀終身不可以有盡也。今將割田若干。歸于城北之洞虛觀。以廣其時思。吾知守禮者。矜其情而曲許之焉。事不永久。則吾之志墮。當求能文詞者爲之傳。其文傳田不復可易矣。田不可易。則汝父弟與吾志俱不朽矣。其言若是。俾余信其言者。吾友陽穀李君希哲也。希哲於陸母爲姻聯。善屬文。遜於予者。求徵以示公也。敝其子孫。而余前言惓惓。復將以敝夫觀中之徒。知以輿言爲可畏也。袁桷記。

### 野月觀記

養生說有二焉。北祖全真。其學首以耐勞苦。力耕作。故凡居處服食。非其所自爲。不敢享。蓬垢疏糲。絕憂患。慕羨人所不堪者。能安之。調伏攝持。將以復其性。死生壽夭。泊然無繫念。駸駸乎竺乾氏之學矣。東南師魏伯陽。其傳以不死爲宗。本於黃帝。韜精鍊形。御六氣以游。夫萬物之表。其壽命益長者。謂之仙。而所傳確有派繫。先儒深有取焉。夫人之所受爲命。其天閼戕賊。必不能盡其年。過於厚者。非自裕也。盡性知

天踐形以全其正。斯二者俱得之矣。天台多羽人居。遺跡勝所相望不絕。宋世有大梁趙公宗卿某。佐縣黃巖。樂而家焉。踰二百年。子孫益繁衍。詩書孝友。簪笏不絕於家乘。四世孫與慶虛中父。遯世樂道。從北方之學者而慕之。志彊氣堅。脅不至席。今踰十年矣。遂築室委羽山之西北。八牖四房。兩翼三楹。靚深以明。子以坐忘。不知寒暑之代謝。順其天年。以入於自然者也。而名之曰野月焉。月猶身也。則而象之者。得無似乎。吾按其圖。東西仙源。南企大有。北顧商丘。誠仙人棲息之所。境清則神湛。嘗聞張平叔產是州。王子晉居桐柏山。二人皆以不死傳。信盡性可以至命。虛中得至靜之說。願取平叔書讀之。將見王子而肅之矣。道無異同。不偏於一者。則盡善。桺也行南歸。願踵門請其說。尙當賦之。至治元年九月四日。明袁桺記。

沖庵記

御史臺都事開封賈君華甫。以沖名其居。謂袁桺曰。爲我敷繹而記之。余於易先後天之說。精思以求。而嘗得其說焉。沖漠無迹。易之初也。二儀定位。其氣果有分哉。是氣也。陰陽得之。則爲日月星辰。爲河漢。爲山嶽。凝而瑞於世。爲甘露。爲慶雲。形而在下。四靈連理之應係焉。其於人也。受中以生。則與天地之未判同也。曰生矣。氣亦果有分哉。曰寂然者。初之未始離者也。感以應。不動乎內者也。心君清寧。行乎六氣而不沴。處乎寒暑而無背。則中和者。內外之樞紐也。昔之聖人。言夫上者爲道。下者爲器。變通事業。允屬夫人。若是則全其大和。以養吾生。休休焉。復奚遜焉。存誠以立。乾之本也。持敬以直。坤之本也。聖人惓惓致辭焉。陰陽之用備矣。氣生於無形。成於有形。聚散反復。晝夜不置。勗哉勉夫。將不能以病矣。華甫官京師。

踰二十年。踐歷清劇。其於事物也。充然若迎刃。與人交。謙以善防。臧否之色。絕顏面。而損益高下。各有攸當。是其養之有素。外不能動者矣。其名曰冲。不幾似夫。華甫竦然曰。唯。遂爲之記。

### 順堂記

大德八年。余與天台陳君剛中爲翰林屬。剛中素簡曠。不耐酬接。獨其族子萬里。裨益俛仰。客至能使盡歡。禮洽而氣和。真翩翩良子弟也。家居于台之三台山之下。凡十有一世。宋世第科目。聲譽序代有其人焉。古之言令族。必曰荀陳。曰王謝。非貴華腴也。薰德以爲善。積小以爲高。絕於聲音笑貌。篤躬以行者。斯近矣。萬里三游京師。未嘗不與之言。齊家脩身。察其所養益充厚。調官以歸。謂余曰。遴築堂以奉吾母。兄弟三人。而仲弟居于外。今將挽之以歸。抑反身而思之。我不能和協。以至於邪。則又曰。遴其毋以妻孥之私。若是邪。昔之歌常棣之詩。情義之曲盡焉者也。而夫子蔽之曰。順。願則順焉。其殆庶幾矣。桷曰。天地以順動。不順爲逆焉。季于辰爲震爲孽。春秋紀之。順天地之經義者。孝之本矣。陳仲子喻於槁壤。世人行事。不若仲子。則升斯堂。油然而興。不遠而復。何憂焉。化由身始。蓋何病焉。爲之歌曰。彼山巘岼。孰啟源兮。世十有一。嗣宗蕃兮。木之誵誵。本可分兮。謂本可分兮。枝曷以存。季也孔艱。憂心薰兮。伯也鬱陶。求于原兮。歸來歸來兮。我母永歡兮。

### 積慶堂記

往歲朝廷廣錫類之澤於中外。繇是執政大臣。得追榮其三世。今集賢大學士平章大慈公。時爲翰林承

旨。捧制書告于厥曾暨祖考。惕然以思。曰。嗣子守先緒。敬篤弗敢替。陟降帝廷。嘉惠日接。靡有間。茲惟前人寵綏功。我康懿公潛光葆真。植德在拱把。至安惠公封樹益虔。美蔭磅礴。蓄久而未振。逮先考文敏公。則亦旁達秀發。聞譽光灼矣。然祿弗稱其報。今膺是穹顯。居室完好。弗先烈是思。曷稱永久。遂扁其堂曰積慶。有取於坤之文言。如臨如存。知所以近天子之光者。實有攸自。桷也。獲殿次集賢。得升公之堂而俾有言焉。古之能孝者。食息跬步。不忘其本。而詩人之推原。則亦曰孝孫有慶。是皆其先祖之徂賚。夫源深則流長。恃而不浚。將壅焉以竭。譬之善賈。貨殖之積。所從來久矣。因其饒而日取之。用殆有盡。今平章公朝夕承顧問。委心微言。觸類以感悟。廣聞以通導。善經達權。以天下休戚爲己任。所陳於上者。外雖不能知。觀命名之意。若堂焉以構。播焉以礎。實崇乃先公之德。以垂裕於萬子孫毋怠。則凡登斯堂者。亦將倣以尊祖。河潤九里。夫豈徒言乎哉。

樂全齋記

真定李君允希徵甫。故儒家。幼慕沖曠。閱其游記曰。登恆山。聆天雞。觀出日焉。遵太行。上王屋山。嵩華少室。視昔時好奇之士。遺蹟鑱刻。悲愉怪愕。歷歷在目。而傲福頌語。何侈愚也。南踰江淮。地險不足恃矣。震澤禹功。能知尊之。錢塘故王都。囂溥靡習。未有改。遂窺禹穴。望蓬萊久之。歷天台赤城。知孫興公司馬承禎肥遯益有旨。武夷九曲。其仙者誠然。與道統之傳有自矣。過九江。審潞匯之本。匡山之截乎長江者。非偶然也。衡山爲南嶽。灊山望祭。抑深疑之。氣舒而神完。則曰吾於鍾山其止乎。遂日廣松竹桃杏。鼎壺几。

硯之屬于以娛其客。且益以自佚。鍾山故衣冠之所僑寓也。繇晉以南。名士居焉。今將居是丘。以樂之爲何如。益展其地曰山房。堂曰靜脩。齋曰樂全。軒曰松風。而命其樂全者。俾余記。余嘗悲好游之士。名足以成矣。文足以傳矣。而不能全其身。蓋其沈恣豪養。恃才以肆。危機駭浪。蹈之而莫知。遇事瓦解。其悔恨悼惜。若無所容其生。非若夫子之宋之陳之衛之不遇。蓋德以輔名。道以喻志。舍是則非以自豫也。希微生盛明之世。居于中州。以仕焉。若水達于川。孰能禦遏。今而曰卜居于南土。豈託而逃者與。余居京師。見持政柄者。皆善思索位置。遇大利害。輒執咎不能解。而南士以疏遠得免。希微之居南。夫豈遂其靜退與。抑亦耳目之所接。有感而然與。遂爲之辭曰。

顓顓鍾山。霸基承兮。英光盪摩。隱德貞兮。泉纒纒兮。玉鈴松搖搖兮。翠旌維絜士之定居兮。山神憺兮。以受令。合正命兮。萬化成。神無方兮。養千齡。

### 竹鳳石屏記

繇開平西南行七百里。稍折西北。其地有泉如懸簾。五色貫射。在昔世祖皇帝名之曰三不刺。以其國語志之也。地曠衍均成沙。居民鮮少。地所宜惟瓜。悉發南戍卒墾樹之。瓜絕甘美。按燉煌多種瓜。沙土疏利。根蔓善達。分水無沮洳。昔常以江漢人廣其田。號會稽。其事政相似。至治元年。今天子巡北邊。望祭陵寢。昭文館學士史公。以屬車從。旄旆交章。鼓柝傳警。頓次之暇。則詢其遺俗。千里一色。林光野燒。絕不接目。隄怪石犬牙。層獻迭見。遂得一屏。若水玉澄澈。雲根屹成。巖罅雕鏤。其上有叢竹森列。旁出一木。綠葉密

成前隱采鳳迴味導前以飛五采紛敷不假於琢削而生意屈曲造物有以畀之者因名之曰竹梧來鳳爲圖以紀之余嘗聞地之宜於五穀者男女必繁夥充斥盡力以食其土若夫絕漠廣域其寶玉光怪不可名狀而其人類寡鮮得非天地之氣其凝結者爲星辰爲河嶽其聖其賢者爲君師以長牧之至於不能以自見者則萃其精明剛絜之質以伏于荒野一得所遭而其緹襲纁薦又甚於他好豈不幸哉方今天子寶賢飭躬以孚佑于下民茲石之瑞和氣之感與抑亦開太平之應以告成于天與史公往在至元間從大帝出征嘗得二石中空如埴出虛成奏其一具北斗形余嘗聞史公好養生說玉石吾寶視於內者何如也至治三年三月袁桷記

曰生堂記

天台道士項君子虛通岐黃書其治病不擇富貧輒徒步以往處藥候脈有源委蓋所居鄉有老醫能理傷寒受其說傷寒首經絡未有不通是而能爲醫者治所居室名之以曰生且求記於余噫今之醫未嘗不以生爲心也技薄而學淺貿貿然以游人之門恣意剖決遂使夫人之壽夭不得以盡其正命十蓋有五六者焉薄人之危剛燥疏補重其疾以利厚貲則凡所謂生者不存於其心矣天地之於品物寒暑代謝日用而不能以知爲之君師以正其綱常爲之醫以療其疾病是醫之道其贊化育者厥功茂著仁爲人心操存動止於醫殆得其全矣余嘗聞道家者言陶弘景增本草飛走蟲魚類例有殺生心此蓋誘俗鄙俚之論犧牲養人千萬世不能以易藝不如古人挾一囊以自行巢氏之說畢具於所挾矯誣滋甚矧

有若予前所言者其爲醫之禍最速矣。子虛氣正而色剛。立志不苟。視財帛如糞土。耐習勞苦。師全真之說。養心若保赤子。其未通者必有以日廣。活人愈多。仰俯不忤。斯其爲德也大矣。庸俟以紀。至治三年九月袁楠記。

信州貴溪縣楊林橋記

貴溪環山爲縣。大溪貫其中。支流爲楊林。秋夏水至。奔潰莫能禦。歲病涉焉。當淳熙年。有僧允懷任其事。懷。陸出也。象山文安公勉之曰。徒杠輿梁。觀政之本。是則昔時盛平。轉輸供調之勞。守令有所不暇及矣。考於成周。除成梁道。於先王之財賄。不用役民之法。其無適因其隙而用之。故不煩於官者。良有以也。二千年來著律令者。長吏率遵守文具。飾傳舍。除驛道爲急。使者所弗至。不復計省民所必趨而顛受其害。於是乎有倡義者焉。懼其嗇於財也。則復有利益之說焉。噫。民之所利。上所當興。顧其力有不能。事與勢實有違者。夫豈惟今也哉。龍虎山爲老子祖宮。其民食其業。以游於襄陝廣蜀。歲幾萬人。而江淮復不與道繇。楊林咸惴惴焉。求於上則有未及。謀於私則曰亦盍思以爲永久。於是山之道士曰傅某。章某。首出資以倡之。主茲山者董某曰。事宜是。鄉之耆老某亦曰。吾等詎坐視。遂伐木聚石。聳爲飛梁。危湍駛流。帖俯於履轍之下。訖成於至治元年。十有一月。明年董君襲常來京師。命余以記。余讀老子之書曰。修之鄉德。迺長。又曰。儉故能廣。刻志繕行。則其自貶損者。夫豈厚生以自養。民困於徭役。牧之者不能以告于上。因令所著而強之。將轉散而他往。清淨之學。不有衛翊。其何以爲教。三君子之志深且遠。永詔後之來。楊

林之橋其何有廢焉。

小頂水亭記

薛君玄卿自京師歸上清二年矣。習靜修德。日治其文詞。刊落雕飾。以求進于道。暇日游小頂。領分爲兩。側足以上。過者岌巖然。龍虎山爲治所。其教行南北。故凡驛騎之旁午。商賈之輻湊。皆本於龍虎。而道必繇於小頂。玄卿坐其旁。見行者之至是。皆假以憩息。良憫其勞。貴賤固一等也。遂築館于領之西。曰崇賢。作亭于領之東。曰振衣。命道人日具茗水承接。以休其心。昔之善喻者曰。夸父逐日而不返。今世汲汲然道途者。皆夸父也。故其捫歷河漢而不懼。困阨蠻瘴而不懼。方其去鄉里。辭妻子。漠然無憫惻之色。其羈窮逆旅。饘粥藥餌之不給。而猶曰。我有命焉。奚以憂。至於久勞而思逸。若登茲領然者。未嘗不心一而念同。當是時。使幡然有得。吾知其絕跡於是途必矣。玄卿曰。領之東。古象山。陸文安公講道之地。其西爲臺山。突兀秀峙。南爲雲林。塵湖聖井。琵琶諸峯。歷歷可數。北則潛山之井邑。稠密高下。雞犬桑柘。望之如神仙居。吾知夫仕焉而已。登茲領也。必曰。吾不復爲人間事矣。其善蓄而給足者。則曰。吾行其少息矣。王公貴臣。捧香而來于山。亦知老子不辱。莫先于善退。往來鮮少。將見夫青牛白鹿之士。倚古松而聽流水。登斯亭也。願爲之執鞭以俟焉。斯可矣。遂掇其語而爲之文。泰定元年正月壬寅。清容居士袁桷記。

友恭堂記

余幼居鄉。合郡里巷。考門閥之高者。十居其六七焉。先公撫余首而言曰。自圭組之日盛。而兄弟之虧。有

不可勝言者。今可稱道。惟史忠獻王與汝曾外祖忠宣公。白首若一次。則曰余忠惠。其季尚書。貧無副衣。出入互易。貴且死也。約同葬。尚書之子寺丞。不替是道。以京秩讓其弟所後子。二百年來。登顯仕。亡慮數十姓。中外宦簿俱徧歷。獨號能盡兄弟道爲難。蓋其貴盛之極。勢軋於相等。稍避嫌以退。則若無所容其身。以爲吾才不能以見用者。兄弟使然也。不再傳而其祖父之所蓄。棟積稠聚。各私利其美好。黨署賓客。強凌很勝。歲時敍昭穆。占對簡略。觴豆不設。強成禮卽退。言至是。良可哀也。又曰。吾之事賓州。汝雖嫡長。讓其爵於兄子。凡世所慕好。吾一不以問。怡色拱立。若幼子弟。積誠以感。遂悔焉。而益以親。汝以孤子承吾宗。何憂焉。若有子孫衆多。能率我以行。則知吾門殆未艾也。受其言。于今四十年。余官集賢。日近醫藥。命次子瑾來侍。久之復還翰林。屢謁告以請。不得命。長子壻撤舊室之蠹腐。搆新堂以俟歸。書屢至。將以盡侍養之道。余曰。父子異宮。兄弟同處。古之制也。幸有尚書公之堂在。可以逸老。則斯堂若兄弟居之誠宜。遂名曰友恭。實取夫先公之遺訓焉。夫爲公侯之後。得爲幸矣。恣其私心。以泯夫天倫。氓隸之所不忍。因詩書而成衣冠。不幸不勝衣冠。而卒泯其詩書。則昔之高門。今不能一二者。其病首在是。越公之書在山中。而余再世之積實倍焉。二子能讀而守之。又將見吾諸孫之有成。而翁授首之。泰定元年□月□□日。清容居士記。

### 種德堂記

蔡侯茂先以其先郡侯之狀求銘。撫其行事。古君子也。少間謁余爲種德堂記。其名實侯崇祖之本意。昭

揭于戶冊者。集賢大學士郭公安道之所篆。而歌詠其事以光顯。悉余同院之故人也。若是則余何敢辭。郡侯之樹德。蓋不止於誌銘之所紀。而因事以詠。則宜有取於行實。昔人有言。陰德猶耳鳴。想其平居篤厚。廣施於鄉。惻然以求其急難。御於家也敏。其力者貫之。不足者周之。懼飭躬之未能。蚤夜以思。則曰。所求合乎古。未能也。蘄正乎有道之士。則曰。吾所爲能盡善邪。燭計利害得無慊邪。施於族者。洽於肌髓。與訓於家者。蹈履足以日化。與朝培而夕脩。望歲焉不求報豐。養之以年。祝之於子。期之於孫。磅礴浸漬。斯其爲種德之本旨也。茂先今爲良二千石。其季爲太守。鸞鵠峙羽儀。清朝盡忠補過。以光其祖父。吾知其會雲。少者謹于里門。長者服于王庭。恂恂孝慎。日補其未備。考其興隆。與德良未艾也。書曰。率乃祖考之攸行。又曰。汝克昭乃顯祖。願相與勉。桷也。亦從是得以有益焉。秦定元年冬十月甲子。四明袁桷記。

春暉堂記

翰林院都事韓君友謙。居京師有年矣。往歲築堂以奉其母夫人。未幾下世。今復名其堂曰春暉。示不忘初也。命余記其事焉。孟子生於戰國。距舜之時幾二千餘載矣。而其言終身之慕者。則必曰惟舜一人焉耳矣。昔之聖人。懼其不能皆然也。爲之令以教之。爲之表以勸之。而作史者復取其卓異者以彰明之。教益詳而行益微。吁。可歎也矣。孝根於心。人之所同。繇古而論。宜不若是薄。然而缺焉所從來久。立其名者。良有以也。杯圈手澤。存而不察。非孝之實。吾知夫韓君之升斯堂也。雞鳴則思其進盥之儀。饋食以列。則思其嗜好之若初。將惕然而奉之。日入而息。陳其枕簟。闔乎其有聞也。故其居於家也。望之而在前。思之

而若著其處於鄉也。身無虧焉。言無擇焉。鄉之老者曰。韓氏之澤有在矣。其先人之教未忘也。立於班朝。無有父母。兢兢若臨于其側。而人始曰。若是者。其殆幾於永慕矣。吾聞友謙佐治大尹。執禮自持。不爲苛刻。矯亢人安其業。而化俗敦教。飢渴之於飲食。義方之訓。有自來矣。昔孟氏之子。於其羈愁困窮之際。始矢於言。情之感也。友謙仕不離鄉。遭世隆平。卒取其言。感之正也。桷也。官于朝七稔矣。升春暉之堂。得無愧乎。

### 賀蘭堂記

靈武李公居錢塘三十年。築其第之堂而名曰賀蘭。志不忘本也。會桷自京師還。迺命誌之。桷嘗紬書于太史。按賀蘭山在靈武保靜縣西。草木青白。望之如駁馬然者。土音語駁爲賀蘭。而昔之居是山者。復因以爲姓。在唐天寶時。靈武號要衝。後卒能以一旅之衆。興復舊業。至李王有其地。天下易代。凡九姓。獨靈武以十餘州相傳者。三百餘年。其民沈鷺尙勇。土壤沃曠。醴酪駝馬。給足無凶歉。國狹而慮密。各以金革相保衛。患難垂乏。絕不少變。精急專一。迄能奉其君長。蓋傳愈久。則俗愈定。太祖皇帝經略西土。爲武功首。靈夏舊地。始臣服委質。然猶強節好義。策殊勳。受上賞者。史不絕書。李公之仕於江南也。常兢兢然惠綏。不忍侮其鰥寡。而其於浙東也。事若有素。今所領七郡。四爲其守矣。風俗熾惡。皆示諸掌。而惓惓思於賀蘭者。亦將有以振夫萎薺之習。使吳越之士。如吾賀蘭者。斯可矣。古者氏族之別。必錫于其土。雖遠處他邑。其不紊殺者。因是以有考。賀蘭之山。承平日滋。昔時之草木。意其豐茸嘉美。當盛于公去鄉里之日。

而斯堂之封植五采交錯密然成文者心猶以爲賀蘭也食必祭先耕則祭耆斯須不敢遺其初種德崇報有開必先以似以續殆將見之公其以余言爲徵也

沈香石記

唐虞之時曷有玩其耳目哉余讀貢書至青州則有怪石者焉今文登諸島洲往往掇拾珍怪置几席間物易得而可喜則雖聖人是誠有所不廢矣浙東括蒼山松化爲石其文理真如松或曰踰千年迺爾人爲至靈其化之不可測也爲聖焉爲神焉受成而不變者木與石至積之歲月則貫射於日星磅礴於霜露光怪駭愕充然黝然爲珀爲玉有不可悉名者矣嘉穀爲莠穠夫憂之鷹之爲鳩橘之爲枳其遷之若是則亦有美惡存於其中焉京城田舜舉爲太醫院屬治其燕居明絜靚幽得一石望之如水沈樛結宛轉巖嶠刻削薦以文石過者咸以爲海南土產也似是而非其爲怪石也奚以疑故變至於道君子之所勉子盍慎諸

樂善堂記

雲間繇魏晉以降多文人磅礴秀絜故其言辭幽麗瑰雅喻物形狀無留遁常驚動海宇是其人誠精於言者也或曰其地介海挾江波濤魚龍善噴薄變化人居其中者成似之宋世文儒益光顯冠帶相望數十年來習始變舟楫極蠻島奇貨善物往往充上國力事生產廣田侈居擬於王侯而仕者亦爭願食於其土夫事久則變變則迭爲乘除因其見聞上之人寧有不遏其萌芽定其準式者與惟烏溪趙質夫之

居於鄉也。惴惴以無營。恂恂里閭。足不踐公府。汰其侈華。日安於平素。其鄉人之不善者避之。嘗曰。積豪以希富。富不能永也。積書以教子。吾其盡心焉。勸之仕。不能動。苟利於人者。誠求之。泉石以爲腴。德充以完。嗒然忘世。其樂道肥遯焉者歟。未幾其子庭芝登進士第。人始有言曰。是殆將復其初矣。昔故多文物。不幸爲大家以財雄。是其地氣厚。積之使然也。趙君不屑意焉。於是以儒名。抑進之則必以文顯。文與行相須以成。余嘗上庭芝之文於殿廷。繇是以求之。探源汭流。苟不止。則其學益粹。聲聞之遠。無疑矣。庭芝詣門曰。嚴君以樂善名堂。願有記。退而詢諸其往來。遂以行事爲之記。質夫名宗文。大父以積善聞于鄉。樂善之義祖是。

### 亦樂齋記

永嘉陳子敬客京師。居城南東隅。車輪馬蹄之聲。奔激若雷雹。大雨泥淖。入數尺。賈區豕圈。參錯啾唧。土俗雜南北。不可辨。入子敬門。槐陰植幢蓋。寒苔斑菊。側布疎密。清泉滿洗。白雲在戶。坐者不欲去。去者復再至。君蒼髯抵掌。一榻爲席。顧余而言曰。此亦樂齋也。高王父宣撫公。受薦史太師。太師若高外大父。舊家遺德。泯然羅變。更漆園吏之意。爲我終始而言之。夸者以愧。感者以喟。不幾於道乎。穉幼聞長老言。君里宅雄甲勝據。重樓疏軒。旁薄倒景。飛鳥怖而海雲伏也。君方少年。挾策以自劬。漠然其中。若不能一朝處。稍壯入太學。喜名而益奇。兼葭芙蕖之蕭爽。招提廡廡之空絕。境寂意冷。疾筆落紙。自得於杳靄千頃之外。望者知非綺紈世子弟。而視簞人子復不相似。何其盛也。今一廢不得復。廢復坐刻畫。居京師十年。

無知己力。慷慨引助。視重垢積戾。頑然持牒。爭洗濯。不三宿告去。君意氣當復摧抑關茸。而怡然以理勝。豈榮觀之旨。託焉以自逃者與。屢空晏如。榮辱不足以累。豆羹見色。情愴于內也。使向時沈溺自恣。卒遇不遂意。宜朝夕弗給。又安得爲十年計。天乎。其成之者至矣。噫。使果止是耶。則亦無以自樂。夫強之而不復。必巽德以處。太夫人春秋高。不能自明。寧勿歸也。少貶以求樂。於是乎有在。陳子勉乎哉。慎交而寡言。正車于塗。其終能有以直矣。

